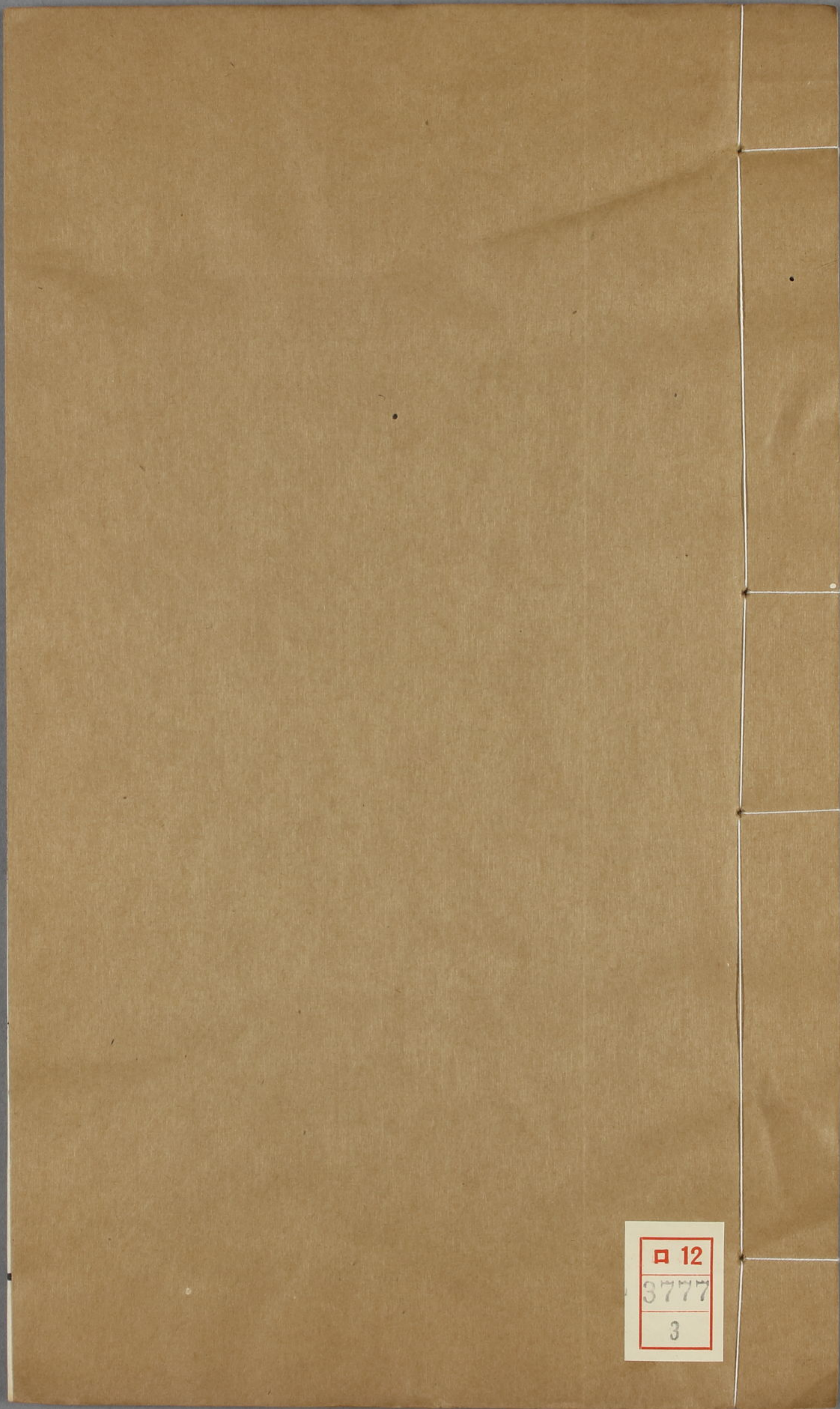




□ 12
3777
3



今文尙書攷證卷四

善化皮錫瑞

甘誓第四 夏書二

甘誓史記夏本紀曰有扈氏不服啓伐之大戰於甘將戰作甘誓
氏爲義而亡注云有扈氏南郊地名淮南子齊俗訓曰昔有扈
伐啓啓亡之高誘用今文說亦以爲啓伐有扈與史記合騶與
讎氏春秋召類篇說苑正理篇皆以爲禹伐有扈呂氏春秋先已
篇又云夏后相與有扈戰于甘澤而不勝孫星衍說相當爲虛厲
伯禹也以甘誓爲禹事當必本古文書說也莊子旣云國爲諸侯
則有扈滅於禹時不應啓復伐之錫瑞謹案古者天子征討諸侯
誅其君不絕其後若舜伐三苗禹復伐三苗周公踐奄成王復踐
奄魏而封叔虞國仍號唐之類則禹或滅有扈何必啓不再伐且高
滅唐而封叔虞國仍號唐之類則禹或滅有扈何必啓不再伐且高
氏今文說以有扈爲啓之庶兄則禹或滅有扈以封其庶子至啓
卽位不服而啓伐之亦未可知馬鄭古文書序與史記同是今古



文竝無違異墨子引此經爲禹誓或所傳異耳蔡邕銘論云殷湯有甘誓之勒是今文說以殷湯時曾以此誓勒銘馮衍顯志賦云訊夏啓於甘澤兮傷帝典之始傾注謂夏德之薄同姓相攻案穀梁隱八年傳曰詰誓不及五帝集解曰五帝謂黃帝顓頊帝嚳帝堯帝舜也詰誓尙書六誓七詰是其遺文據此則夏以前無誓而啓作誓是帝典始傾矣釋名釋言語云誓制也以拘制之也楚辭天問曰有扈牧豎攻之何而逢擊牀先出其命何從王逸注謂扈本牧人逢時爲扈牧豎攻之於牀擊殺之叔師習今文其說或有所據大戰于甘也孫星衍說夏本紀云將戰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是未戰也未戰稱大戰者謂天子親征之師故大傳以戰爲憚警之不以爲門也

乃召六卿

史記曰乃召六卿申之鄭注尙書云六卿者六軍之將謂六卿者后稷司徒司空司馬司士共工也錫瑞謹案鄭據周制上推前代以爲虞夏皆同大傳亡佚未知其說如何而以今文家說推之則必不同鄭說何以明之大傳曰古者天子三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士佐之故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士所與爲天下者若此而已鄭注自三公至元士凡百二十此夏時之官也據鄭此注則鄭亦以爲夏

時有三公九卿無六卿矣天子三公九卿大傳之外又見於異義引今文尙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相同蓋自虞夏至周初官制皆然大傳大誓篇曰乃告於司徒司空司馬司士是周初止有三公無六卿也其文皆同牧誓亦曰司徒司空司馬司士是周初止有三公無六卿也立政曰司徒司空司馬司士是周初止有三公無六卿也保奭芮伯師伯畢公衛侯毛公則在成王崩時周公制禮之後爲周有六卿之塙證異義引古周禮說以成王崩時周公制禮之後爲立三少爲之副是謂三孤冢宰司徒宗伯司馬司寇司空是謂六卿之屬古周禮說乃周公制周禮之法不可以概前代竝不可以概周初許君以古說爲周制則今說爲前代制矣鄭駁無攷據鄭注大傳以三公九卿爲夏制則亦必以古說爲周制矣鄭駁其於許君無駁可知特解此經六卿與義和四子誤以周制爲周制其於許君無今文家說以義和四子爲司天之官禹稷契等九官爲治民之官初無六卿之說三公之名爲司徒司空司馬司士未分列九卿之名惟王莽所定官制以義和四子爲司徒司空司馬司士未分列九卿之名三公司卿以擬三孤合義和作士秩宗典樂共工予虞爲六卿又置三公書異義引古周禮說當亦出於劉歆然周官有六卿而無三公三孤周官中屢言孤卿而不言孤有三人亦不以六卿合三孤爲九辨見王引之經義述聞是九卿與六卿初不相蒙莽蓋參用

周禮尚書而傅合爲一耳班孟堅作表乃沿莽制之誤以少師少傅少保爲三孤合六卿爲九鄭注周禮亦用其說又稍變之以說虞夏之制鄭言六卿無義和較莽爲勝而又加以司馬司馬之名不見於尚書惟緯書有之稷爲天官亦出緯書然緯書竝無六卿之說且鄭解堯典以義和與仲叔四子爲六卿解夏書又以稷司徒之屬爲六卿案書序云義和涵淫則義和之官夏時尙在何也又不在六卿之列此鄭君古文說不及今文家說可信之一證言古者則前代相同六師而此云六卿者穀梁傳曰古者天子六師以六卿爲六軍之將是也以爲后稷司徒等官則誤其所以致誤者在誤解周禮軍將皆命卿句不知周禮之卿大夫亦非分職之六卿鄉大夫之職曰受教法於司徒以歲時上其書小司徒之職曰頒比法於六卿之大夫則六卿大夫當爲司徒之屬官明甚云命卿者蓋假以卿名使爲軍將耳天子六軍出自六卿六卿即六卿之大夫夏制與周制當同大傳以爲夏有九卿則六卿或於九卿中擇用六人或別有六卿亦未可知要與義和四子后稷司徒等官無涉也魏劉劭爵制曰故啓伐有扈乃召六卿大夫之在軍爲將者也其說不誤羅泌路史曰蓋大夫在軍爲將如齊以高子國子各率五鄉或六卿外別有此六人無事掌其鄉之政屬於大司徒有事則率其鄉之萬二千五百人爲之軍將屬於大司馬爾

用兵之時事統司馬孰有天官冢宰更從屬於司馬哉

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

白虎通號篇曰仁義合者稱王王者五行之稱也王者往也天下所歸往

史記王作啓墨子明鬼篇曰王乃命左右六人下聽誓於中軍

有扈氏威侮五行

漢書地理志曰右扶風鄠古國有扈谷亭扈夏之政也威侮暴逆之案洪範五行傳曰維王后元祀帝令大禹步

于上帝維時洪祀六沴用咎于下是用知不畏而神之怒若六沴作見若共禦帝用不差神則不怒五福乃降用章于下若六沴作見若不共禦六代既侵六極其下禹乃共辟厥德受命休令爰用五事建立王極鄭注王謂禹也帝舜也步推也上帝謂天也令禹推演天道鄭所云推演天道即五行傳所云是也五行分屬五事若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明聽之不聰思心之不容卽爲威侮五行禹推演五行爲洪範九疇子孫所當寶守有扈氏乃其庶子而威侮之是宜膺天罰矣

怠棄三正

大傳曰王者存二王之後與己爲三所以通三統立三正周人以至日爲正殷人以日至後三十日爲正夏人

以日至後六十日爲正天有三統土有三王王者所以統天下也
夏以十三月爲正色尚黑以平旦爲朔殷以十二月爲正色尚白
以雞鳴爲朔周以十一月爲正色尚赤以夜半爲朔必以三微之
月爲正者當爾之時物皆尚微王者受命當扶微理弱奉成之義
也禮三正記曰正朔三而改文質再而復禮斗威儀曰三微者三
正之始萬物皆微物色不同故王者取法焉白虎通三正篇曰正
朔有三何本天有三統謂三微之月也漢書律厯志曰三統者天
施地化人事之紀也其於三正也黃鍾子爲天正林鍾丑爲地正
太簇寅爲人正三正之始史記周本紀引大誓曰今殷王紂乃用
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毀壞其三正馬注動逆天地人也後漢書
郎顗傳曰臣聞天道不遠三五復反注引春秋合誠圖曰至道不
遠三五而反宋均注曰三三正也五五行也三正五行王者改世
之際會也此皆今文家說三正之義馬注云建子建丑建寅三正
也鄭注云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子丑寅即天地人其說似異而同
是馬鄭皆用今文義夏時有三正者詩緯推度災曰軒轅高辛夏
后氏漢皆以十一月爲正少昊有唐有殷皆以十二月爲正高陽
有虞有周皆以十一月爲正通典引尚書中候亦有其文通典引
三禮義宗曰若以書傳中候文依三正記推之則三皇五帝之所
尚可得而知也以周人代殷用天正而尚赤殷人代夏用地正而
尚白夏以人正代舜而尚黑則知虞氏之王當用天正而尚赤陶

唐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高辛氏當用人正而尚黑高陽氏當用天
正而尚赤少皞氏當用地正而尚白黃帝當用人正而尚黑炎帝
當用天正而尚赤共工氏當用地正而尚白太皞氏當用人正而
尚黑也崔氏所推與孔氏正義同但孔氏無共工有女媧皇侃引
二家說一說自從有書籍而有三正說與鄭同但以神農爲地統
黃帝少昊天統顓頊人統帝嚳帝堯地統與崔孔所推異皇氏依
後說云所以必從人爲始者伏犧三才須人乃成是故從人爲始
也諸說皆謂夏以前有三正後儒乃云湯始改正蓋未攷古義也
大傳曰尚考大室之義唐爲虞賓又云於是百執事咸昭然乃知
王世不絕爛然必自有繼祖守宗廟之君則禹繼堯仍當禰舜所
存二王後必是唐虞三正謂唐虞與夏有扈氏蓋不知三正
迭王之義責夏傳子不師唐虞故啓以怠棄三正罪之也
天用剿絕其命史記作勦誤當从刀白虎通壽命篇曰命有三科
應行隨命者隨行爲命若言怠棄三正天用剿絕其命矣祭法正
義引孝經援神契曰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任慶有遭命以謫暴有
隨命以督行注隨命謂隨其善惡而報之小學紺珠又引援神契
曰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曰隨命隨者逆
天道常善之行則隨其暴虐行以教之與白虎通義合○今文一
作剿絕○說文水部引書作剿刀部引書作剝蓋三家異文漢書

王莽傳莽拜郭欽爲填外將軍封剽胡子又詔曰將遣大司空將百萬之師征伐剽絕之矣莽用今文尙書○一作櫟絕○漢書外戚傳武帝作賦悼李夫人曰命櫟絕而不長

師古曰櫟截也櫟蓋段借字亦三家異文

今予惟恭行天之罰○今文作維共○史記作維共墨子與漢書

固東都賦漢書敘傳高誘呂氏春秋注鍾會檄蜀文孫盛李賢李善引尙書皆作龔蓋三家異文○一作命予惟恭行天之罰○白虎通三軍篇曰王法天誅伐天子自出者以爲王者乃天之所立而欲謀危社稷故自出重天命也尙書曰命予惟恭行天之罰此言開自出伐扈也段玉裁說命字蓋誤其共作恭者後人所改也案白虎通引此爲重天命之證則命字亦可通或三家異文

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

○今文作左不攻于左右不攻于右

女不共命○史記左不攻于左下無女不共命句墨子引書亦無疑古本無之○一作左不共于左右不共于右○不攻墨子作不共三國志毛玠傳鍾繇詰玠引書曰左不共左右不共右與墨子引書同或亦三家異文

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

○今文作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正史記作政與墨子引同

用命賞于祖

大傳曰古者巡守以遷廟之主行出以幣帛皮圭告於祖遂奉以載於齊車每舍奠焉然後就舍反必告

奠卒斂幣玉藏之兩階之間蓋貴命也錫瑞謹案大傳但言巡守若師行亦當同禮記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禘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然則有遷主載遷主無遷主載幣帛皮圭大傳文不具耳大傳又云武王伐紂王升舟入水宗廟惡鄭注云惡爲亞亞次也宗廟遷主是武王行師亦載遷主行王制疏引皇氏說云行必有主無則主命載於齊車書曰用命賞于祖是也摯虞要注云古者帝王征行以齋車載遷廟之主行故甘誓云用命賞于祖

弗用命戮于社

○今文作不用命僇于社○史記作不用命僇于氏注引皆作不與史記同蔡邕獨斷曰天子之宗社曰泰社天子

所爲羣姓立社也天子之社曰王社一日帝社古者有命將行師必於此社授以政尙書曰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

予則孥戮汝

○今文作予則奴僇女○史記作予則帑僇女帑淺人所改當從漢書引作奴漢書王莽傳曰秦置奴婢

今文尙書攷證卷五
之市與牛馬同蘭書曰子則奴戮女唯不用命者然後被此辜矣
師古曰奴戮者戮之以爲奴也說書以爲帑子也戮及妻子此說
非也泰誓云囚奴正士豈及子之謂乎匡謬正俗云按奴戮者
戮或或以爲奴或加刑戮無有所赦耳此非孥子之孥猶周書
誓稱囚奴正士亦謂或囚或奴也幹黜作豈得復言并子俱囚也
班固漢書季布傳贊云及至困厄奴僇荀活蓋引商書之言以爲
折衷矣按班書皆用今文說周禮司厲注引鄭司農云今之爲奴
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子則奴戮女先鄭注亦同今文若越語句
踐徇于軍曰左而不在左右而不在右身
斬妻子鬻雖仿甘誓之法恐非仁人之師

受業
盧豫章
夏敬觀校

今文尙書攷證卷五

善化皮錫瑞

湯誓第五 商書一

湯誓 風俗通皇霸篇曰湯者攘也昌也言其攘除不軌改亳爲商
割之成就王道天下熾盛文武皆以其所長夫擅國之謂王能制
通諡篇曰湯死後世稱成湯以兩言爲諡也崔駰大理箴曰夏用
淫刑湯誓其軍

王曰 史記殷本紀作湯曰段玉裁說白虎通曰質家言天命已使
得誅伐王者耳故先改正朔也按史記殷本紀作湯曰云云下文
踐天子位作湯誥乃稱王自至於東郊告諸侯然則今文尙書祇
作湯曰古文尙書作王曰錫瑞謹案段說非也白虎通言質家先
伐乃改正朔非謂稱王大傳曰湯放桀而歸于亳三千諸侯大會
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復而再拜從諸侯之位是其
時未稱王史記曰湯曰吾甚武號曰武王亦據後言之耳然據史

官所書則固當稱王曰史記作湯曰不作王曰者史公以意改之使人易曉與五帝本紀作堯曰舜曰不作帝曰夏本紀作啓曰不作王曰其義正同非用今文作湯曰也若如段說五帝本紀不作帝曰夏本紀甘誓不作王曰又豈可據以爲今文作堯曰舜曰啓曰之證乎

格爾眾庶悉聽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稱亂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

爾有眾汝曰我后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夏予惟聞汝眾言

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言匪台小子敢行舉亂有夏多罪

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穡事而割正史記予維聞女眾言至今夏多罪廿二字在天命殛之至舍我穡事而割政廿三字之上與今本尚書先後倒易段玉裁說以漢書攷之尚書每簡或廿二字或廿五字此則伏生壁藏之簡甲乙互異之故也又按劉歆移書太常博士曰得此逸書以考學官所傳經或脫簡傳或間編湯誓正間編之一證錫瑞謹案據史記所載疑史公所

用今文尚書本與古文不同以文義論似史記文繁義複不如今

本文從字順然文從字順者正恐後人改竄之本未可專據今本

爲是疑古本爲非也稽史記作嗇與石經合正史記作政無夏字

今本夏字乃淺人據疏妄增

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女其曰有罪其奈何無今字史公於尚書

如台字皆作奈何用故訓字孫星衍說如台爲

奈何者薛綜注東京賦云如奈也台何聲之轉

夏王率遏眾力率割夏邑有眾率怠弗協白虎通京師篇云或曰

日京師尚書曰率割夏邑謂桀也在商邑謂殷也引書與史記異

三家異文。今文一作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

史記作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國有眾率怠不和

和奪謂奪其收斂也遏作止協作和或用故訓字

日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史記作日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

鄭注尚書云桀見民欲叛乃自比于日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

蓋今文尚書本有作是日何時喪予與女皆亡也鄭注與史記正同

書也大傳曰夏人飲酒醉者持不醉者不醉者持醉者相和而歌

受業
雷恒校
文永譽

今文尙書攷證卷六

殷庚第六 商書二

善化皮錫瑞

盤庚。今文作殷庚。漢石經作殷庚。史記殷本紀曰：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爲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遷，無定處。殷民咨胥皆怨，不欲徙，盤庚乃告諭諸侯，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行湯之政，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是爲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衰，百姓思盤庚，乃作盤庚三篇。俞樾說：作盤庚，所以諷小辛也。傷今思古，猶小雅楚茨諸篇之義也。呂氏春秋慎大覽曰：武王乃恐懼太息，流涕命周公旦進殷之遺老，而問殷之亡故。又問衆之所說，民之所欲，殷之遺老對曰：「欲復盤庚之政，武王於是復盤庚之政。然則史記謂百姓思盤庚，信有徵矣。盤庚之作，因百姓思盤庚而作，則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述盤庚遷殷之後，以常舊服正法度，卽所謂盤庚之政也。此作書之本指也。其中下兩篇則取盤庚未遷與始遷之時告誡其民之

語附益之故雖三篇而伏生止作一篇也後漢書文苑傳杜篤論
都賦曰盤庚去奢行儉于亳李賢注引帝王世紀曰盤庚以耿在
河北迫近山川自祖辛以來奢淫不絕盤庚乃南渡徙都于亳正
義引鄭注意亦略同是盤庚之政去奢行儉之政也故以當時事
實而言盤庚中宜為上篇盤庚下宜為中篇盤庚上宜為下篇曰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者未遷時也曰盤庚既遷奠厥攸居者始
遷時也曰盤庚遷于殷民不遷時也曰盤庚又遷在後矣然則作
何以顛倒其序乎曰作書之序如此也蓋止今之上篇載盤庚正法
作也思盤庚思其政也故始所作者蓋止今之上篇載盤庚正法
度之言而已無中篇無下篇也然而盤庚未遷與始遷時再三致
告其民者民猶執而不能不曰三篇作書者則以上篇為主而中
下兩篇所以特附焉者也是故盤庚三篇宜仍伏生之舊合為一篇
從史記為百姓追思而作錫瑞謹案俞說是也漢石經合為一篇
蓋本伏生之舊同史公之義若如鄭君古文說上篇是盤庚為臣
時事下篇是盤庚為君時事則三篇非一時所作不得合為一篇
矣漢人以盤庚為去奢行儉不止杜篤賦言之鹽鐵論本議篇曰
是以盤庚萃居舜藏黃金說苑反質篇曰殷之盤庚大其先王之
至而改遷於殷茅茨不剪采椽不斲周宣所考殷庚所遷夏卑宮
室唐曰非木摩而不彫牆塗而不畫周宣所考殷庚所遷夏卑宮

虞樛椽三等之制也漢書翼奉傳與漢紀翼奉上疏曰臣聞昔盤
庚改邑以興殷道聖人美之張衡西京賦曰盤庚作誥率人於苦
後漢書郎顗傳顗詣闕拜章曰昔盤庚遷殷去奢即儉後漢紀崔
實論世事曰昔盤庚遷都易曰盤庚之弊荀悅申鑒曰盤庚遷殷
革奢即約曹翔漢敬隱后頌曰盤庚儉而弗怠皆今文說與去奢
行儉之旨合漢書孔光傳光議曰以尚書盤庚庚之及王為比中
山宜嗣光習大夏侯尚書亦今文說也盤庚陽甲之弟兄終弟及
故曰及王若華嶠漢書司徒楊彪曰昔盤庚五遷殷民胥怨故作
三篇以曉天下之民以三篇為盤庚自作與史記說不
同楊氏世傳歐陽尚書彪議則非史公所與史記說也

盤庚遷于殷 漢書地理志河南郡偃師有尸鄉殷湯所都史記云
鄭元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
偃師是也其說不誤而揚雄兗州牧箴云成湯五徙卒都于亳盤
庚北渡牧野是宅則謂盤庚自河南渡河北所遷者即牧野乃今
遷者是亳殷子雲則謂盤庚自河南渡河北所遷者即牧野乃今
文家異說不
如史記足據

民不適有居率籲眾厥○今文作率籲眾戚。說文引作戚孫星衍說蓋謂貴戚近臣史記云盤庚乃告諭

諸侯大臣鄭注周禮云盤庚將遷于殷詰其世臣卿大夫道其先祖之善功是知眾戚為貴戚近臣也

出矢言曰我王來既爰宅于茲重我民無盡劉不能胥匡以生卜

稽曰其如合先王有服恪謹天命茲猶不常寧不常厥邑

張衡西京賦曰

殷人屢遷前八而後五居相圯耿不常厥邑

于今五邦錫瑞謹案史記云五遷無定處五邦即屬五遷蓋並亳

乙遷於邢與書序云仲丁遷于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圯于耿皆合

敝即囂邢即耿合之湯即位後所遷之偃師盤庚所遷之殷正合

五遷之數馬鄭注云商毫囂相耿不數盤庚所遷之殷與于今五

邦今字之義不合偽孔傳云毫囂相耿我往居毫凡五徙國都正

義云孔以盤庚意在必遷故通數往居毫為五邦其說迂曲不可

通蓋不知上篇為遷殷後作故可並數毫殷為五也或引汲冢紀

年祖乙遷庇南庚遷奄以足五遷之數紀年

偽書不足據又或以五遷皆出盤庚尤謬

今不承于古罔知天之斷命矧曰其克從先王之烈若顛木之有

由葉

。今文作粵。說文木部。櫟伐木餘也。从木。獻聲。商書曰若

顛木之有粵。耕古文。言由耕許君以由。耕為古文則粵櫟為今文。尚書明矣。

天其永我命于茲新邑紹復先王之大業底綏四方盤庚敷于民

由乃在位以常舊服正法度

史記云告諭諸侯大臣又云法則可修蓋解此數句之義

曰無或敢伏小人之攸箴王命眾悉至于庭王若曰格汝眾

。今文作

裕女眾。白虎通號篇云尚書曰王曰裕女眾段玉裁說裕者格

字之誤。錫瑞謹案今文尚書與古文不同。白虎通蓋用今文。非誤

字也。方言曰裕。猷道也。是裕猷皆訓道道為治道之道亦為教導

之導。古無二字。王莽大誥用今文義。以大誥猷為大誥道。此云裕

當如大誥之猷。莽誥之道。裕女眾謂教導女眾也。史公以為小辛

時百姓思盤庚作則王即盤庚王鳴盛據鄭說以為陽甲是鄭義

非史公之義。陳喬樞引之而不加別白。非是。

予告汝訓汝猷黜乃心無傲從康古我先王亦惟圖任舊人共政

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不欽罔有逸言。

今文作王播告之說文言部譌敷也

引商書曰王播告之不連修字爲句與僞孔句讀不同蓋本今文大傳云書曰若德明哉湯任父言卑應言蓋釋經之任舊人罔有逸言也父言老成之言應言謂從上如響應者

民用丕變今汝聒聒。

今文作今女懇懇。說文心部懇拒善自用之意也从心鉅聲商書曰今女懇懇重文

聒云古文从耳古文从耳作聒則懇乃三家今文

起信險膚予弗知乃所訟非予自荒茲德惟汝含德。

今文作維女舍德。史

記曰舍而弗勉何以成德則今文尚書當作舍德

不惕予一人。

今文作不施予一人。白虎通號篇曰臣下謂之共尊者一人耳故尚書曰不施予一人段玉裁說今文尚書作施

施與惕同在歌支一類詩何人斯我心易也韓詩作施廣雅釋詁三移施狄敷也曹音施失異反敷亦鼓反錫瑞謹案白虎通用今文作施而義與史公說不同與鄭君說頗近鄭以上篇爲盤庚爲

臣時事則予一人爲盤庚目其君之詞猶云我天子耳此云臣下謂之一人當與鄭同蓋夏侯尚書間與古文合也

予若觀火。

周禮夏官序官注燿讀如予若觀火之觀陳喬樞說鄭君讀燿爲觀當用學官所立三家今文使人易曉司燿

注下文又云今燕俗名湯熱爲觀則燿火謂熱火與鄭意言湯熱可呼觀則火熱亦可呼觀也然則此經觀火與司燿之燿皆當訓爲熱觀火者猶言熱火也僞孔

傳訓觀火爲視火其說非是

予亦拙謀。今文作予亦燭謀。說文火部燭火光也从火出聲

巧拙之拙後人遂改尚書燭字爲拙非也經言予威若熱火之猛烈但予拙謀細威不用使女縱逸不肯徙也陳喬樞說今文尚書當與古文尚書同作拙謀

作乃逸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今文穡作嗇

漢書成帝紀陽朔四年詔曰書不云乎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應劭曰農夫服田厲其膂力乃有秋收也

汝克黜乃心施實德于民至于婚友丕乃敢大言汝有積德乃不

畏戎毒于遠邇惰農自安不昏作勞

張衡西京賦曰何必昏于作勞薛綜注曰昏勉也三國魏

志武帝紀曰穡人昏作注般庚曰不昏作勞鄭元曰昏讀爲敬敬勉也陳喬樞說三家尚書皆作昏字昏者敬字之消借

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後漢書傅毅傳迪志詩曰農夫不怠越有黍稷

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敗禍姦宄以自災于厥身乃

既先惡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

命何及馮登府說案上文屢言命下文矧予制乃短長之命與此悔命相應

相時儉民

引商書作懋聲義俱近說文懋疾利口也石經相口散口散與說文

猶胥顧于箴言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汝曷弗告朕而

胥動以浮言恐沈于眾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嚮邇其猶可撲滅

傳兩引商書皆有惡之易也四字近人或據以增經文然左氏引經多彙括之辭未可據補

則惟汝眾自作弗靖非予有咎邇任有言曰人惟求舊器非求舊

惟新

○今文作人維舊無求字下求舊作殺舊○石經人維舊二禮大司徒職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鄭注云故書求爲救是以救爲求又堯典宥速亦爲宥救是又以救爲速錫瑞謹案潛夫論交際篇曰人惟舊器惟新亦無上求字風俗通窮通篇三國志王朗與許靖書引書皆作人惟求舊蓋三家本小異或有惟字與古文合

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動用非罰世選爾勞予不

掩爾善

○今文上予下亦有不字掩作絕○五經異義云謹案易父故祿也尚書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不敢動用非謂卿大夫詩云凡周之士不顯亦世孟子曰文王之治岐也仕者世祿知周制世祿也錫瑞謹案許君引此經爲諸侯卿大夫世祿與滅國繼絕世之證與大傳說同蓋亦用今文義○一作胥及肆勤○錫瑞謹案今文尚書逸勤一作肆勤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

碑曰公惟司徒之孫太尉公之允子皇祖考以懿德胥及肆勤此伯喈據今文尙書作肆勤之證詩谷風旣詒我肆毛傳肆勞也左氏昭三十年傳若爲三師以肆焉杜注肆猶勞也肆勤謂勤勞王事伯喈舉楊公之祖考勤勞王事正用盤庚乃祖乃父胥及肆勤之義又蔡邕中鼎銘云宣力肆勤肆勤亦卽肆勤周禮小宗伯肆儀爲位注故書肆爲肆曲禮君命大夫與士肆學記宵雅肆三釋文皆云肆勤本作肆勤韻肆或作肆是肆與肆通伯喈用今文作肆勤實勝逸勤之義江段孫陳皆未及引也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大傳曰古者諸侯始受封則七十里諸侯以二十里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其後子孫雖有罪黜其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世以祠其始受封之人此之謂與滅國繼絕世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此說與大傳略同惟云五十里諸侯以十里爲異引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無大字與字證魯齊韓三家詩皆用今文尙書矣五十里諸侯采地以十里較大傳所云少五里然以百里諸侯七十里諸侯例之其采地皆遞減十里則韓詩外傳是也尙書大傳作五十里諸侯以十五里五蓋衍字耳錫瑞謹案陳說非也

董子春秋繁露爵國篇曰附庸字者方三十里名者方二十里人氏者方十五里與尙書大傳合則大傳十五里不誤外傳脫五字耳伏生韓太傳之說與古文說不同證以董子書則采地不黜使其子孫賢者守之卽附於諸侯之附庸其先百里之國其後爲稱字之三十里其先七十里之國其後爲稱名之二十里其先五十里國其後爲稱人氏之十五里殷爵三等附庸亦分三等其數正合春秋時紀季以鄫入于齊此國滅而采地不滅之證公羊傳云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是附庸亦得立五廟蓋子孫有罪黜而猶得爲附庸立五廟以祠其受封之人此古者興滅繼絕世之義也今文家解此經並不訓爲功臣配祭鄭注以大享爲烝嘗或又謂兼禘祫言之皆非今文尙書之義今文說旣不以爲配祭則上句享字上不必加大字下句享字上亦不必加與字矣此則當從外傳無大字與字爲是今本大傳恐後人據古文尙書增之

作福作災予亦不敢動用非德予告汝于難若射之有志○今文禮旣夕記志矢一乘注志猶擬也書曰若射之有志陳喬樞說疑鄭君所引書是作若矢之有志此亦三家今文之異字也

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有幼

○今文無作毋老作翁弱作流○石經女毋翁侮成人毋流下闕孫星衍

說翁侮猶言狎侮段音字鄭注鄉飲酒義云流猶失禮也馮登府說案流本音爲聊說文彡部弱撓也是弱流音相近錫瑞謹案翁與脅通淮南隆形訓其人翁形注云翁讀脅幹之脅漢書王莽傳動靜辟脅師古曰翁脅之聲相近義則同據此翁疑段爲脅以勢脅眾不使遷也流蕩散之義管子宙合篇君失音則風律必流注云流謂蕩散又案段玉裁據唐石經訂古文爲老侮成人以今本作侮老爲誤是古文本侮在老下今文作翁侮特一字不同耳

各長于厥居勉出乃力聽予一人之作猷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

用德彰厥善

後漢書濟北惠王傳三國志高柔傳引皆作彰○今文彰一作章○漢書楚孝王酈傳王嘉傳引皆作用

德章厥善

邦之臧惟汝眾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罰

○今文作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

維余一人是有逸罰○國語內史過引般庚曰國之臧則維女眾國之不臧則維余一人是有逸罰韋昭注曰臧善也國俗之善則

維女眾歸功于下逸過也罰猶臯也國俗之不善則維余一人是我有過也其臯當在我韋注不言古今文同異疑古今文同注義或亦本今文家說也

凡爾眾其惟致告自今至于後日各恭爾事齊乃位度乃口

○今文恭

作共度乃口作度爾口○石經各共爾事齊乃位度爾口

罰及爾身弗可侮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

石經於中篇建乃家之下下篇服庚既之

上空一字則上篇中篇相接處亦必空一字可知蓋今文尚書服庚三篇合爲一篇而三篇之文不可無區別故大小夏侯章句皆二十九卷歐陽章句三十一卷蓋分服庚三篇爲三卷也

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眾咸造勿褻在王庭盤庚乃登進

厥民曰明聽朕言無荒失朕命嗚呼古我前后罔不惟民之承保

后胥感鮮以不浮于天時

○今文感作高○石經口口口民之承保后胥高鮮以不浮下闕江聲說讀當

至保字絕句洛誥曰承保乃文祖受命民則此承保二字當聯讀
保安也言前后無不承安其民也感石經作高胥相也詩云聿來
胥宇小山別大山曰鮮詩云度其鮮原鮮字當屬上讀言前后相
度高山之處而徙居之下篇所謂適于山也浮過也既相地之宜
又審天之時當遷則遷不過于天時也李富孫說咎繇謨庶厲
翼史記夏本紀作高翼釋詁厲作也鄭注同月令征鳥厲疾呂覽
作高疾是石經作高
或卽與厲字義同

殷降大虐先王不懷厥攸作視民利用遷汝曷弗念我古后之聞
承汝俾汝惟喜康其非汝有咎比于罰予若籲懷茲新邑亦惟汝
故以丕從厥志今予將試以汝遷安定厥邦汝不憂朕心之攸困
○今文汝遷作爾遷邦作國汝作今女○石經口口口試以爾遷
安定厥國今女不下闕焉登府說經文云今予將試以爾遷安定
厥國下云今女不憂朕心之攸困乃
咸大不宣乃心語氣緊接今文是也
乃咸大不宣乃心欽念以忱動予一人爾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

弗濟臭厥載爾忱不屬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怨曷瘳○今文稽
怨○石經口其或迪自怨下闕江聲說或之言有也言相與沈溺
不有其生道矣雖有怨恚何瘳乎焉登府說案稽迪因聲轉而異
中州金石記曰迪進也言不進而遷居釋詁云迪道
也益稷謨迪朕德史記迪作道道導也訓道義爲長

汝不謀長以思乃災汝誕勸憂今其有今罔後汝何生在上○今
作永○石經口永勸憂今其有今罔後女何生下闕段玉裁說誕
從延聲延永雙聲皆訓長也焉登府說永字正與上謀長對言不
爲長久之謀乃爲長久之
憂故下云有今罔後也
今予命汝一無起穢以自臭恐人倚乃身迂乃心○今文倚作踣
云踣曲迂避也陳喬樞說倚卽踣之段借也作踣者今文尙書也
避亦卽僻之段借字疑玉篇所采或今文家舊說其佚散見於他
書者而顧
氏撫之耳

予迓續乃命于天子豈汝威用奉畜汝衆予念我先神后之勞爾

先予不克羞爾用懷爾然
作不猶大誥爾丕克遠省
作不也今文尙書蓋以此

失于政陳于茲高后丕乃崇降罪疾曰曷虐朕民

口于茲高后卒乃知降罪疾曰下闕江聲說予不克羞爾用懷爾八字作一句然字別爲一句丕乃僞孔訓爲大乃大乃之云不詞讀當爲不乃不乃猶言毋乃也古者丕不二字通用召誥不能誠于小民說文引作不能誠于小民是其證也金滕丕子之責鄭注亦讀丕爲不此經言我不能進女于樂土以安民夫然是我失于政而陳久于此也我高后毋乃知之將降罪疾于我

汝萬民乃不生生暨予一人猷同心先后不降與汝罪疾曰曷不

暨朕幼孫有比故有爽德自上其罰汝汝罔能迪古我先后既勞

乃祖乃父汝共作我畜民汝有戕則在乃心

在乃心我先后綏下闕孫星衍說釋
詁云則法也蓋言女當近法乃祖父

我先后綏乃祖乃父乃祖乃父乃斷棄汝不救乃死茲予有亂政

同位具乃貝玉乃祖乃父丕乃告我高后曰作丕刑于朕孫迪高

后丕乃崇降弗祥嗚呼今予告汝不易○今文崇作興弗祥作不

口興降不永於戲今予下闕馮登府說說文興从昇从同聲亦相協太元經風動雷興從其高崇馬融長笛賦曲終闕盡餘絃更興

繁手累發密節疊重可證興與崇協則有崇聲故今文作興與正以見古音如此耳侯康說按興與崇義相通文選東京賦進明德而崇

業薛綜注崇猶興也是也毛詩江之永矣又兼字引詩江之永矣

是永興漾同聲春秋昭十一年盟于禰禰公羊作偃羊渚君闕

羊同聲此神轉爲永之故也。我高居一作乃禪乃父
我高后本又作乃祖乃父段玉裁說按別本是也當讀乃祖乃父

陸氏不言其爲誰氏本則非馬鄭王之本可知三家今文多與壁

見於他書所引者故陸氏附載之爾

永敬大恤無胥絕遠汝分猷念以相從各設申于乃心

分。○今文汝
猷作女

比猶設作翁。石經口口絕遠女比猶念以相從各翁中下闕
聲說女比附其謀猶念慮以相從于遷所各合中正于女心

易種于茲新邑

左傳史記引般庚之誥皆無不吉不迪暫遇姦宄等字江聲據以刪經文案古人引經有隳括之詞

故未敢據以爲
今文尙書也

往哉生生今予將試以汝遷永建乃家

盤庚既遷

石經
家殷
口建
乃既

下闕中下二篇相接處中空一字此三家今文尙書舊式也

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無戲怠懋建大命

岡台民勛建

大命。石經口口口。女罔台民。勛建大命。段玉裁說古罔無通台。怠通懋。勛通勛。古音同懋。侯康說按易雜卦傳。越語載范蠡之語。秦始皇東觀刻石文。柏梁臺詩。張衡東京賦。俱讀怠如台。匡謬正俗卷七引曹朔作後漢敬隱后頌。述宋氏之先云。實先契而

佐唐湯受命而創基二宗儼以久饗盤庚儉而弗怠蓋正用無戲
怠之意而亦讀爲台與基爲韻又台古通怡太史公自敘虞舜不
台諸呂不台卽不怡也而怠亦通怡雜卦傳謙輕而豫怠也釋文
引虞氏作怡是也冒从目聲故勛从冒聲而切以許玉其讀勛若
懋者卽旭讀若好之比君奭迪見冒聞于上帝釋文引馬作勛崔
瑗侍中箴亦有勛聞上帝之語顧命爾無以釗冒貢于非幾釋文
引馬鄭王作勛此懋建所以得爲勛建也錫瑞謹案二說是也侯
引曹朔頌尤塙列女傳齊姜頌曰齊姜公正言行不怠勸勉晉文
反國無疑亦古讀怠如怡之證江聲說
台當讀爲紿孫星衍說台失也皆非

今予其敷心腹腎腸厯

○今文予作我心腹腸歷作優賢揚歷
○石經今我下闕正義曰夏侯等書心腹

腎腸曰憂黷之腎黷之陽黷之三國志管宣傳太僕陶邱一等薦
宣曰優賢揚歷垂聲千載裴松之注曰今文尙書曰優賢揚歷謂
揚其所歷試文選左太冲魏都賦曰優賢著於揚歷張載注曰尙
書般庚曰優賢揚歷歷試也。一作優取颺歷。漢國三老袁良
碑云優取之寵咸陽令唐扶頌云優賢颺歷賢作取揚作颺皆三
家異文說文曰取古文以爲賢字今文尙書間有用古字者說見
前揚颺古通用皋陶拜手颺言史記作揚言蔡邕朱公叔諡
議曰天子諸侯咸用優賢禮同優賢字亦用今文尙書也

告爾百姓于朕志罔罪爾眾爾無共怒協比讒言予一人古我先

王將多于前功適于山用降我凶德嘉績于朕邦。今文嘉作綏石經口口口

凶德綏績下闕馮登府說綏嘉聲之近曲禮大夫則綏之注綏讀曰妥嘉古音如哥詩東山破斧節南山頌弁相協可證

今我民用蕩析離居罔有定極爾謂朕曷震動萬民以遷。今文

作今爾惠朕震作祇。石經今爾惠朕口祇動萬民以遷江聲說惠順也今爾順我教令以導民使知遷則能安必皆順從何至震動萬民以遷乎孫星衍說釋詁惠順也祇敬也今文之意言汝順我盡敬動萬民徙居避患之為得也祇震聲之轉堯典祇敬史記作振敬內則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作振

肆上帝將復我高祖之德亂越我家朕及篤敬恭承民命。石經肆

史記賈誼傳其承嘉惠其承蓋用今文

用永地于新邑肆予冲人非廢厥謀弔由靈各非敢違卜用宏茲

賁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

眾朕不肩好貨。今文隱作乘懋作勛。石經口口乘哉予其勛

衍說乘計也錫瑞謹案今文之義不必與古文同石經后肯高鮮江聲說為相度高山以經云適于山證之似江說為可信則乘哉之乘或即乘高之義謂乘高山以建新邑也懋作勛見上

敢恭生生鞠人謀人之保居。今文保作萃。鹽鐵論本議篇文

禁商賈不得仕宦所以遏貪鄙之俗而醇至誠之風也張敦仁說即盤庚下篇鞠人謀人之保居也以文學語意推之與上經朕不

肩好貨下經無總于貨實正昭合但未詳此萃當彼經何字並其說若何耳臧庸說案此萃居即當彼經保居保或作葆與萃形相近故文異然則古文尙書作保居今文尙書作萃居其說猶齊語云夫商羣萃而州處察其四時而監其鄉之貲制國為二十一鄉工商之鄉六蓋別居之不令與士農雜處賤之也

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

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

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

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

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

敘欽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無總于貨寶生生自

十貴寶坐坐自

合與士農工商之類也。出
工南文六卷。凡其不
云夫商鞅卒而後秦察其四制而溫其源。又貴歸國。二十
以古文異於周書。其四制而溫其源。又貴歸國。二十
猶故曰耳。然則策此萃。其四制而溫其源。又貴歸國。二十
其故曰耳。然則策此萃。其四制而溫其源。又貴歸國。二十
鳴鑾與不流。離人藉人之。其四制而溫其源。又貴歸國。二十
其故曰耳。然則策此萃。其四制而溫其源。又貴歸國。二十
免恭主主。離人藉人之。其四制而溫其源。又貴歸國。二十
山以城。離人藉人之。其四制而溫其源。又貴歸國。二十
王養。離人藉人之。其四制而溫其源。又貴歸國。二十
下言。離人藉人之。其四制而溫其源。又貴歸國。二十
眾知不。離人藉人之。其四制而溫其源。又貴歸國。二十
實即。離人藉人之。其四制而溫其源。又貴歸國。二十

雷永恆按

善化皮錫瑞

商書三

高宗彤日大傳曰武丁祭成湯有飛雉升鼎耳而雉武丁問諸祖己祖己曰雉者野鳥也不當升鼎今升鼎者欲爲用也
還方將有來朝者乎故武丁內反諸己以思先王之道三年編髮
重譯來朝者六國孔子曰吾於高宗彤日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史
記殷本紀曰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耳而啍武丁懼祖
己曰王勿憂先修政事武丁脩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帝武
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己嘉武丁之以祥雉爲德立其廟爲高宗遂
丁高宗彤日及訓錫瑞謹案史公以高宗彤日作於祖庚之時正
如服虔作於小辛之時其事仍當爲高宗時事高宗崩後追序其
事以美之耳史記與大傳本無不合孫星衍以史公爲古文義失
之大傳引孔子曰見德之有報之疾也卽史公所云以祥雉爲德
也漢書杜鄴傳曰臣聞野雞著怪高宗深動卽史記云武丁懼之
意蓋武丁懼而問祖己祖己乃言也揚雄兗州牧
箴曰丁感雉雉祖己伊忠爰正厥事遂緒高宗

高宗彤日越有雉雉。今文越一作粵。白虎通諡篇曰諡或一

為諡故尚書高宗殷宗也爾雅釋天釋又祭也周曰釋商曰彤孫

炎曰祭之明日尋釋復祭彤者相尋之意何休公羊解詁曰殷曰

彤周曰釋者據今日道昨日不致斥尊言之質意也漢書外戚傳引書云高宗

不經據今日道昨日斥尊言之質意也漢書外戚傳引書云高宗

彤日粵有雉雉作粵

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今文格作假。漢書成帝紀孔光傳

光曰勉對曰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

事言異變之來事有不正也師古曰言先代至道之王必正其事

成帝紀建始元年詔引書云惟先假王正厥事師古曰假至也言

先王為王勿憂者疑釋假王為寬暇王心所謂先假王高宗修德而反見

有來朝者此託言瑞應以寬王心所謂先假王高宗修德而反見

異恐辭善意而不畏天變故假言瑞應以寬王乃正言其事此進

言之

乃訓于王曰惟天監下民典厥義降年有永不永非天天民

中絕命。今文唯天監下無民字民中絕命作中絕其命。史記

天民中絕其命石經民中絕命上闕其文不可攷江聲說史記

載此文民止一字不重出偽孔本於中絕命上別出民字殊無謂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孚命正厥德乃曰其如台。今文孚作

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乃曰其奈何奈何乃如台

之故訓字。孚一作付。石經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付下闕

漢書孔光傳光日蝕對曰天既付命正厥德言正德以順天也附

付古通用訓誼同孔光傳大夏侯尚書石經亦用夏侯本史公作

附蓋歐陽尚書索隱

依孔傳音孚非也

嗚呼王司敬民。今文作嗚乎王嗣敬民。史記曰嗚乎王嗣

皆省作司呂大臨考古圖載晉姜鼎云余惟司朕先姑集古錄劉

原父皆釋司為嗣是司為古文嗣錫瑞謹案史公作嗣與下文天

允義貫集解引偽

孔主民釋之非也

罔非天庥典祀無豐于昵

記。今文無豐于昵作母禮于弃道。史

繼典作常見釋詁史公以故訓字代經索隱曰祭祀有常無爲豐
殺之禮於是見釋詁史公以故訓字代經索隱曰祭祀有常無爲豐
有雉雉升遠祖成湯廟之異然則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尚書于弃道者即
豐于尼而殺于遠之失也史記此句或據歐陽尚書于弃道者即
釋之無可證明姑仍之據本紀言帝盤庚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畜
小辛崩弟小乙立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是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畜
君殷所以衰由之武丁爲小乙子帝武丁立是崩弟小辛立殷復衰畜
入廟訓王以母禮于弃道當思法成湯修政行德以繩祖武也
源說以昵爲廟禮于弃道當思法成湯修政行德以繩祖武也
史記外莫古於劉歆五子傳釋此篇曰雉爲羽蟲之孽易有鼎
也漢成帝報許皇后書引高宗彤日祖己之言爲飭掖庭椒房之
徵杜欽上成帝論災異亦謂應主後宮適妾爭寵相害爲患引
宗遭雉之戒飭已正事殷道復興雉集博士庭歷階登堂而雉又
災異五行傳成帝鴻嘉二年有飛雉集博士庭歷階登堂而雉又
集太常宗正府又集未央宮承明殿時車騎將軍王音等上言天
地之氣以類相應譴告人君甚微而著經載高宗雉之異以明
轉禍爲福之驗今雉經歷三公之府太常宗正典宗廟骨肉之官

然後入宮其宿留曉告人具備深切今卽位十五年繼嗣不立洪
行流聞皇天數見災異宜謀於賢知克已復禮以求天意庶繼嗣
可立災變可銷也皆以雉應宮闈繼嗣從無豐于禰廟之說古
今人表以孝已祖已列於武丁傳說甘盤之間蓋高宗信後妻之
言將廢世子孝已降年有承有承不承事關宗社之修促天變於上
臣諍於下言王嗣克敬則民罔非心天允典祀以長以賢奈何以
立儲大禮施於弃道昵愛之人豈徒豐禰祀之謂而太史公王音
劉歆所見之古文反不如馬融僞孔平錫瑞謹案陳說失矣魏說
亦未爲得也西漢今文家從無豐禰之說史公云母禮于弃道明
與無豐于昵不同集解索隱皆用僞孔以釋史記殊非陳氏治今
文亦於兩漢今古文家辨之未析謂史公之說同於王肅謬說是
誣史公矣且祖已訓王亦安得斥其先王爲弃道之君哉魏謬是
肅之說專主繼嗣爲義讀史記以王嗣敬爲句民罔非爲句謂是
高宗易儲之證於古無徵古今人表雖列孝已之名不詳其事高
宗廢孝已漢人稱引皆未之及惟見於家語帝王世紀二書家語
王肅增加世紀皇甫謐撰二人皆作僞亂經之人其說豈可爲據
且如二書之說則孝已廢矣魏乃云以祖己之諫不廢已與二
書不符又云殷世惟天子得以干支名次則王世子亦得名之孝
已祖己是也不知白虎通姓名篇曰臣民亦得以生日名子尚書
道殷臣有巫咸有祖己也

已是臣竝非世子魏以祖己爲王世子更不知出何書且如其說則高宗世子何其多乎據母佚篇馬注高宗欲廢祖庚立祖甲矣若又廢孝己則高宗欲廢兩世子恐無是理孝己祖庚爲一人爲二人亦無明文可據古今人表孝己第三等無注祖庚第四等注云武丁子是班氏不以爲一人且似不以孝己爲武丁子也攷五行志於劉歆說外又載一說云鼎三足三公象而以耳行野鳥居鼎耳小人居公位敗宗廟之祀野木生朝野鳥入廟敗之異武丁恐駭謀於忠賢修德而正事內舉傳說授以國政外伐鬼方以安諸夏故能攘木鳥之妖致百年之壽則不專指易嗣與劉歆不同大傳又一說云武丁之時桑穀俱生於朝七日而大拱武丁召其相而問焉其相曰吾雖知之吾不能言也問諸祖己曰桑穀野草也野草生於朝必乎武丁懼側身修行思昔先王之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禮重譯來朝者六國則又以祖己所訓兼有桑穀大傳皆出伏生而二說不同五行志皆本伏生洪範五行傳家法而二說又不同五行志後一說以雉雉與桑穀並稱木鳥之妖與大傳後一說相合論衡指瑞篇云雉雉與桑穀並稱木成湯之廟有雉升鼎耳而鳴高宗問祖己曰雉雉與桑穀並稱木殆有至者祖己見雉有似君子之行今從外來則曰遠方君子將有至者矣此仲任以今文說解大傳與大傳前說相合又異虛篇云高宗祭成湯之廟有蜚雉升鼎而雉祖己以爲遠人將有來者

說尙書家謂雉凶議駁不同且從祖己之言雉來吉也據此則漢時今文家已非一解王仲任不能定其說史記封禪書曰有雉登鼎耳雉武丁懼祖己曰修德武丁從之位以永寧漢書郊祀志同說苑辨物篇曰昔我高宗成王感於雉雉暴風之變脩身自致而享豐昌之福也後漢書劉陶傳陶上疏曰武丁得傳說以銷鼎雉之災曹節傳審忠上書曰昔高宗以雉雉之變故獲中興之功書疏引鄭康成曰雉升鼎耳而鳴象視不明天意若曰當任三公之諫以爲政三國志高堂隆傳曰武丁有雉雉登於鼎以災恐懼側身脩德又曰此則祖己之所以訓高宗高宗之所以然者上天示異說或渾言之或卽一事言之皆非專指繼嗣所以然者上天示異初不明言大臣因事納忠亦非一端而已祖己曰正厥事則凡用人行政以及宮闈繼嗣皆在正事之中高宗修德攘災亦不專在一事說尙書者或云雉吉或云雉凶其義雖異而皆可通蓋上天示變則疑於凶修德攘災則轉爲吉也史記一書多同今文成帝王音杜欽劉歆皆今文說歆雖傳古文尙書而五行傳所載皆今文之義隋書經籍志云濟南伏生之傳惟劉向父子所著五行傳是其本法是也魏以史公劉歆爲古文說失之魏又云漢人不以繼嗣爲占而以用人懷遠爲占者乃高宗之書不止一篇首篇專論繼嗣次篇則修德行政用人振武案兩漢人所習今文皆止二十九篇高宗之訓久亡史記已不載其一字漢人安得引之是諸

說所引皆高宗彤日篇文非高宗之訓篇文魏說憑臆無徵皆不可據

今文尙書攷證卷八

受業
雷恆
文永譽
拔

今文尙書攷證卷八

善化皮錫瑞

西伯伐耆弟八

商書四

西伯戡黎。今文作西伯伐耆耆亦作飢又作汎。錫瑞謹案慧琳一切經音義八十三引尙書大傳曰伐者克也則大傳亦同說文作伐尙書音義云黎尙書大傳作者外紀云西伯勝黎伏生司馬遷作者路史國名紀云大傳作西伯戡耆漢藝文志以證云大傳以西伯戡黎爲戡者史記周本紀云敗耆國徐廣曰耆一作汎殷本紀云及西伯伐汎汎國滅之徐廣曰汎一作汎又作音宋世家云及祖伊以周西伯汎汎昌之修德滅汎汎國徐廣曰汎音耆是今文伐亦作戡者亦作汎作汎皆三家異文也班固典引云以方伯統牧乘其命賜形弧黃鉞之威用討韋顧黎崇之不恪孟堅用今文而亦同古文作黎者或夏侯尙書同於古文或後人用古文改之孟堅云以方伯統牧則以西伯爲二伯王逸注楚辭天問治昌號衰秉鞭作牧云文王爲雍州牧叔師亦用今文而以西伯爲州牧與班說不同豈文王始爲州牧而後爲二伯歟

今文尙書攷證卷八

一

西伯既戡黎

大傳云文王一年質虞芮二年伐于三年伐密須四

伐者又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出則克耆
六年伐崇則稱王史記周本紀則於閔天獻寶紂赦西伯虞芮俱
讓之後云諸侯聞之曰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
須明年敗耆國明年伐邰明年伐崇侯虎明年西伯崩錫瑞謹案
大傳以爲文王伐者在受命之五年史記以爲在被囚而出乃伐諸國
大傳以爲文王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史記
韞殿瑜之緯候之說文王稱王史記以爲受命之年稱王史記
既得丹書於是稱王改正朔誅崇侯虎紂與大傳合大傳又於
散宜生等獻寶之後云紂大說曰非子罪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
崇與前云出而伐者不同者蓋五年伐耆也崇侯也遂遣西伯伐
便文王伐崇文王先伐耆乃伐崇也吳中本大傳云西伯既伐耆
紂囚之牖里以戡者在被囚之前與詩文王序疏禮文王世子疏
其事猶可解說若錢者入紂圻內祖伊有訖命之告使紂於此時
西伯伯恐非獻寶所能釋矣鄭注云紂聞文王斷虞芮之訟後又
二伐皆勝始畏而惡之拘於羑里紂得散宜生等獻寶而釋文王
文王釋而伐黎皆據大傳之說韓非子曰文王侵孟克莒舉鄧三

舉事而紂惡之文王乃懼入洛西之地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
又曰紂以其大得人心已又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固其所
以桎梏囚于羑里也是韓非以被囚在三伐皆勝之後與大傳合
孟即邢莒即伐密以遏徂莒之莒舉鄧蓋因伐吠夷而舉其地也
祖伊恐奔告于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

卜筮篇曰吉人鑽龜輒從善兆凶人揲著輒得逆數何以明之紂
至惡之君也當時災異繁多七十卜而皆凶故祖伊曰格人元龜
罔敢知吉賢者不舉大龜不兆災變亟至何則人心神意同吉凶
也仲任以賢者訓格人則今文尚書與古文同。今文一作假人
元龜無敢知吉。史記殷本紀曰紂之臣祖伊聞之而咎周恐奔
告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無敢知吉無天子二字蓋省文
無敢知吉作無下云罔不欲喪作罔則此疑用今文本作無也假
格古通用徐廣曰元一作卜周本紀曰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紂
宋世家曰及祖伊以周西伯之修德滅虜國懼禍至以告紂。一
作假爾元龜罔敢知吉。潛夫論卜列篇云尚書曰假爾元龜罔
敢知吉疑用夏侯尚書與史公王仲任用歐陽尚書不同蓋據曲
禮云假爾泰龜有常之義以此爲命龜之詞也漢書食貨志元龜
尺冉長

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

。今文惟作維戲作虐。史記殷本紀曰非先王不

相我後人維王淫虐用自絕集解鄭元曰王暴虐於民是鄭本亦作虐字也

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

。今文作不虞知天性。史記曰故天弃我不

有安食不虞知天性集解鄭元曰使不得安食逆亂陰陽不度天性傲很明德不修教法者康作安故訓字不虞知天性多知字蓋今文尚書也

今我民罔弗欲喪

。今文弗作不。史記曰今我民罔不欲喪弗作不今文弗多爲不論衡莧增篇云尚書曰祖

伊諫紂曰今我民罔不欲喪罔無也我天下民無不欲王亡者夫言欲王之亡可也言無不增之也紂雖至惡臣民蒙恩者非一而祖伊增語欲以懼紂也

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王其如台

。今文作大命胡不至。史記曰曰天曷不降威大

命胡不至今王其奈何蓋今文尚書不摯作不至上多胡字如台作奈何用故訓論衡莧增篇引此經云民之望天降威與大命之

至急欲革命去暴主也至字與史記合

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

史記殷本紀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周本紀紂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

爲宋世家紂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是何能爲

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

。今文反作返參作參。史記曰祖伊返曰紂不可諫矣。汗簡古文四聲韻皆云參字見石經尚書戡黎篇陳喬樞說則今文尚書

作參可知矣參古今文之異壁中本皆古文故用參字也玉篇參力捶切尙書以爲參字

乃能責命于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受業
雷恆校
文永譽

今文尙書攷證卷九

善化皮錫瑞

微子弟九 商書五

微子

錫瑞謹案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滕

左氏傳

多古文說據班氏今文義當以洪範爲商書列微子之前如

古文說

不可攷殷本紀曰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大師少師謀遂去

下文乃

言比干諫死箕子爲奴微子世家則曰紂殺王子比干於

是大師

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本紀世家兩處之文不同疑一爲

今文說

一爲古文說故言微子之

去先後

有異但其詳不可攷耳

微子若曰父師少師

○今文父師作大師。○史記殷本紀曰微子

於是微

子度紂終不可諫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乃問於大師少

師段玉

裁說今文尙書作大師漢書禮樂志說殷紂時樂官師瞽

抱其器

而奔散或適諸侯或入河海此謂論語微子篇大師摯適

齊云云

也故古今人表太師摯少師陽皆系之殷辛時宋世家於

今文尙

書攷證卷九

比干死之後云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則少師非比干大師非箕子甚明殷本紀亦云微子與大師少師謀去而比干剖心箕子爲奴殷之大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本紀又云紂昏亂暴虐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大師疵少師彊抱其樂器而奔周是則大師少師爲殷之樂官卽大師疵少師陽也摯卽疵陽卽彊音皆相近此今文尙書說也錫瑞謹案古今人表疵與彊列第二等摯與陽列第三等是班氏不謂摯卽疵陽卽彊也豈亦如士會范武子二名並列乎桓譚新論曰二年聞紂殺比干囚箕子大師少師抱樂器奔周亦同史記之說

殷其弗或亂正四方

○今文作殷不有治政不治四方。○史記宋有皆今文尙書孫星衍說史公四方上又有不治四方弗作不或作治二字者言殷其不有治政是不治四方也

我祖底遂陳于上用沈酗于酒

○今文作我祖遂陳于上我沈上紂沈酗于酒蓋今文尙書無底字用字我作紂則史公易之微子不忍言紂惡故隱其文曰我史公易之以紂使人易曉也今文尙書沈酗作沈酗史記自序曰帝辛湛酒漢書五行志曰湛酒于酒禮樂志曰湛酒自若谷永傳曰皆由婦人與羣惡沈酗于酒霍

光傳奏昌邑王湛沔于酒敘傳班伯曰沈沔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揚雄徐州牧箴曰帝癸及辛不祗不恪沈沔于酒而忘其東作益州牧箴曰帝有桀紂沔沈頗僻易林賁之乾曰帝辛沈沔皆今文尙書也韓詩說曰齊顏色均多寡謂之沈閉門不出客謂之沔君子不可以沔沈不可以沔

用亂敗厥德于下

○今文作婦人是用亂敗湯德于下集解馬融曰我祖湯也下下世也錫瑞謹案今文尙書多婦人是三字於用字絕句厥德作湯德則亦史公易之使人易曉也漢書谷永傳災異對曰湛沔荒淫婦言是從又黑龍見東萊對曰臣聞三代所以隕社稷喪宗廟者皆由婦人與羣惡沈沔于酒五行志成帝永始二年星隕如雨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目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湛沔於酒是子雲所據今文尙書有婦人是用句與史記合列女殷紂姐已傳曰比于諫曰不修先王之典法而用婦言禍至無日不修先王典法所謂敗湯德也孫星衍說按大誓紂乃斷弃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以說婦人則史公言婦人是用敗湯德于下正謂弃其先祖之樂爲淫聲大師將抱樂器奔周故先言此也

殷罔不小大好草竊姦宄

○今文作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史記曰殷既小大好草竊姦宄錫瑞謹案

出以避難言欲去也吾家保于喪者保守也喪也也將居家以守死不去言欲死之也二句正言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之意故重呼大師少師告之○一作吾於是家保○史記集解徐廣曰一云吾於是家保駟案馬融曰卿大夫稱家陳喬樞說是言我為出亡之計庶幾國雖喪而家猶可保微子志存宗祀故其言如此耳

今爾無指告子顓臾若之何其○今文作今女無故告子顓臾如顓臾如之何其集解馬融曰臾猶墜也恐顓臾墜於非義當如之何也鄭元曰其語助也王肅曰無故告無意告我也微子求教誨也案據此則王本亦作無故告

父師若曰王子天毒降災荒殷邦方興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咈其耆長舊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竊神祇之犧牷牲用以容將食無災

○今文作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雷亾殷國乃母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史記曰大師若曰王子天篤下雷亾殷國乃母畏畏不用老長今殷民乃陋淫神祇之祀集解徐廣曰一云今殷民侵神犧又一云陋淫侵神祇索隱曰劉氏云陋淫猶

輕穢也孫星衍說陋者隱也說苑君道篇云晏子隱君之賜淫者文選演連珠云時累不能淫注淫侵也言有隱匿侵沒其貴者錫瑞謹案方輿沈酗今文當作並興沈酗說見上史記無並興沈酗于酒句此句之文皆見於上不應重出疑今文本無之無舊有位人句疑今文亦無之或經師以舊訓老以有位人訓長誤入正文也

降監殷民用乂讎斂○釋文讎如字下同徐云鄭音疇馬本作稠云數也斂賦斂也案馬鄭不同未知孰與今文合

召敵讎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詔商今其有災我興受其敗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詔王子出迪○史記於前淪喪作典喪則此亦當作典孫星衍說淪亦如上文作典

宋世家云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不恨釋我興受其敗又云為死終不得治不如去釋商其典喪至詔王子出迪也錫瑞謹案據王仲任所引今文說下為微子之言則大師言止於此蓋微子以欲死之及去未能自決詢之大師大師詔以出迪正決其欲去之意孫說是也

是也

今文尚書文登卷九

四

我舊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顛臚○今文作微子曰我舊云孩子

子曰我舊云孩子王子不出紂為孩子之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故云也又云紂之惡在孩子之時孩子始生未與物接誰令停者孫星衍說今文多微子若曰四字以此為微子之言云性惡不出眾者釋名云出推也推而前也言其資質不能在眾庶之前荀子勸學篇云其出人不遠矣是也充時猶見古尚書章句當本歐陽夏侯之義非臆說也錫瑞謹案如仲任所引今文說則王子屬紂與上文王子指微子不同我乃顛臚為微子自我與上予顛臚合蓋微子聞太師詔以出迪之言乃云我舊云紂為孩子已不善雖為王子性惡不出眾庶長大為亂不變則商必亡而我乃顛臚矣仲任所引經義本非難解江聲王鳴盛不得其說乃以為謬陳喬樞謂論衡稱微子曰者目尚書之篇各非以為微子自言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微子字誤當作微子父睹其不善之性魏源又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微子字誤當作微子父睹其不善之性魏源又謂微子睹其不善之性微子字誤當作微子父睹其不善之性

自靖人自獻于先王我不顧行遯史記曰今誠得治國國治身死

亡又云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大師少師乃勸微子去遂行錫瑞謹案據史公說似亦以我不顧行遯為微子之言謂我不能復顧矣將行遯矣史公與王仲任皆習歐陽尚書故其說相同古文尚書誤脫微子若曰四字竝以我不顧行遯為父師之言則史公之說不可通矣又案傳世洵洪氏隸釋補云綏民校尉熊君碑以自靖為自清據此則釋文云靖馬本作清謂潔也亦三家今文之異與古文不同者

受業雷恆按

今文尙書攷證卷十

善化皮錫瑞

牧誓第十 周書一

牧誓

說文土部毋朝歌南七十里地周書武王與紂戰于毋野从土母聲許君引周書乃古文史公則用今文尙書故作牧野

不必作毋也僞孔名傳古文而亦作牧可吹矣

時甲子昧爽

○今文作正月甲子昧爽○史記周本紀曰二月甲子昧爽徐廣曰二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之正月周之二月也孫星衍說是今文有二月漢書律厯志云序曰一月戊午師渡于孟津至庚申之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壘曰粵若來三月既死霸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但史公以此二月爲十一年二月甲子律厯志云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而武王克殷克殷之歲八十六矣是以爲十三年二月蓋今文古文各從文王七年而崩數年之異也史公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則文王七年而崩若以賜斧鉞爲受命則又在虞芮質成之前矣其云二月甲子或不異也錫瑞謹案史公用今文尙書則

時甲子三字今文當作二月甲子四字而二月字又當從徐廣所據一本作正月齊世家云十一年正月甲子誓於牧野是其明證古文書序云一月戊午史記引今文書序云十二月戊午戊午距甲子僅七日不得相隔兩月故古文以戊午爲一月則當以甲子爲二月今文以戊午爲十二月則當以甲子爲正月周本紀作二月後人據古文改之也史公以爲文王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史記云詩人西伯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虞芮之訟後十年而崩史公詩人西伯受命七年崩者本於大傳爲受命之年正與大傳一年質虞芮相合則史公必同伏生之義十年而崩必是七年而崩之謬蓋因七與十字形相似而誤孔穎達大誓正義武成正義皆云史記言文王受命七年崩是孔氏作正義時所見史記尙作七年不誤張守節所據本則已誤作十年張云十當爲九卽據僞武成爲說不知史公不見僞書十年本是七年之譌也史記又云九年武王上祭于畢九年當蒙文王受命七年數之文王七年而崩又二年爲九年所謂再期觀兵也觀兵還師又二年伐紂則爲十一年故史記云十一年再期觀兵也觀兵畢渡孟津與書序云維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一月戊午師渡孟津正合書序並無脫文其作一月與史記十二月相差一月乃殷正周正之異書序孔子所作大傳伏生所傳史記亦用伏生今文三書皆相符合漢志所以與史記不合者用劉歆三統術劉歆又本

於逸周書文王受命之九年劉向以爲周書蓋孔子所論百篇之餘見漢藝文志注故歆用其父說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再期觀兵爲十一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三年僞孔從之較史記皆差二年與書序大傳皆不合後人多沿其誤以疑書序詆史記實爲大謬或又以逸周書所云受命乃受西伯專征之命亦調停之說逸周書與尙書文體不類非必孔子刪書之餘劉歆好作僞其說不足據鄭君據伏生今文兼取劉歆之說以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崩後六年武王伐紂伐紂後五年而崩參用今古文說與再期觀兵須暇五年之數不合皆不如今文說之塙而有據也陳喬縱治今文不知塙守今文師說乃云伏生年已老耄或於文王受命年數記憶未能明晰逸周書乃汲冢古文三統麻又推法最密要宜爲可信豈非顛倒之見哉

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今文作武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

大傳曰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士卒皆歡樂歌舞以待旦陳喬縱說案禮記祭統云舞莫重于武宿夜正義曰舞莫重于武宿夜者皇氏云師說書傳武王伐紂至于商郊停止宿夜云武宿夜其樂名也此據書傳釋武宿夜最塙蓋此舞樂卽象當時士卒之歡樂歌舞也孫星衍說史公王作武王者詩大明鄭箋引此經亦作武王閼宮疏亦同疑僞傳刪武字也史臣追加之文如湯

誓稱王後
人不省耳

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

君○今文友作有邦作國○史記曰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遠矣西土之人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錫瑞謹案前已云武王武字不必重出此兩武字疑史公以意增之非今文本然也知者史公於甘誓湯誓王曰皆改爲啟曰湯曰欲人易曉此王曰嗟不可改之曰發曰嗟故增之曰武王曰嗟矣逖作遠故訓字友邦作有國蓋如甫刑有國有土之義陳喬樞乃據周禮鄭注云天子亦有友諸侯之誼武王誓曰我友邦冢君謂鄭引此經以證友字則經當作友邦爲是史記有國疑是友國之譌不知史公自據今文豈必與鄭古文同哉

御事司徒司馬司空

史記曰司徒司馬司空無御事二字蓋今文
本無之王鳴盛說大誓云乃告司徒司馬司

空此文與彼同解亦當同伏生大傳于彼文引傳以說之云天子三公司徒公司馬公司空公每一公三卿佐之每一卿三大夫佐之每一大夫三元士佐之故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攷官數虞六十夏百二十殷二百四十周三百六十此官百二十

故鄭以爲夏制伏於虞傳言三公一公兼二卿舉下以爲稱則止有六卿此益爲九卿是夏之異於虞者亦不知所益何卿殷又不攷若周禮六卿之制當自武王時已定則周制異於夏同於虞伏生何以據夏制說之殊不可解依注疏以此經爲軍中有職掌之人不必從伏也錫瑞謹案王說非也伏生云天子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八十一元士異義今尙書夏侯歐陽說禮記昏義篇春秋繁露官制象天篇白虎通封公侯篇其說皆同蓋自虞夏以至周初皆止有三公無六卿據此經與大傳史記所引大誓乃召司徒司馬司空諸師皆止有司徒司馬司空可證聯觀周禮六卿之制定於周公制禮之後故顧命召太保兩等乃有六人王云自武王時已定何必後漢書與大誓皆止三公無六卿又從注疏謬誤以此爲軍中有職掌之人乎

臣中有一職掌之人乎

君王專阿喜

亞旅氏千六百夫長望

美亭

會於牧

誤入正文如禮記母以嬖御士疾莊士鄭注云莊士二字一作大夫卿士今本禮記遂誤作莊士大夫卿士也漢書五行志谷永對曰臣聞三代所以喪亡者皆繇婦人羣小書云乃用其婦人之言四方之逋逃多罪是信是使師古曰周書泰誓也谷永傳引書曰師古曰亦泰誓之辭也則予雲所引書多罪二字在逋逃二字下乃泰誓文非此經也史記作多罪逋逃與今本不異

俾暴虐于百姓以姦宄于商邑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文實作軌邑作

國惟作維恭作共○史記曰俾暴虐于百姓以姦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恭一作龔○班固東都賦漢書敘傳高誘呂氏春秋注鍾會檄蜀文孫盛李賢李善引尚書皆作龔蓋三家異文

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

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史記曰今日之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過六步七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勗哉夫子愆作過勗作勉皆用故訓字石經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下闕據史記石經皆有

六伐七伐江聲王鳴盛據鄭注樂記不過四伐五伐疑六伐七伐為衍文非也

尙桓桓史記曰尙桓桓集解鄭元曰威武貌案爾雅釋訓桓桓威也廣雅釋訓桓桓武也揚雄趙充國頌曰趙桓桓班固

十八侯銘曰桓桓將軍漢書敘傳曰長平桓桓後漢書高彪傳曰明其果毅尙其桓桓孔彪碑爰尙桓桓樊敏碑桓桓大度史孝山出師頌曰桓桓上將無從說文所引古文作桓桓者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今文作如虎如羆○史記曰如虎如羆班固十八侯銘曰休休將軍如虎如羆與史記

合漢書敘傳云義得其勇如虎如羆與十八侯銘不同疑後人用古文尙書改之也○今文一作如豺如離亦作如豺如離亦作如豺○史記曰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離同如豺別本一作如豺財即豺之段借字班固典引曰虎離其師燕然山銘曰螭虎之士杜篤論都賦曰虓怒之旅如虎如螭說文內部崑山神獸也从禽頭从內从𧈧歐陽喬說崑猛獸也李善文選西部崑山神獸也从禽說螭猛獸也是今文尙書作崑一作離一作螭崑為正字螭與離段借字也歐陽喬即歐陽高漢書儒林傳歐陽和伯之曾孫名高字子陽為博士繇是尙書有歐陽氏學李善引歐陽尙書說即歐陽喬說也

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曷哉夫子爾所弗曷其于爾躬有戮

○今文弗作不迓作禦。史記曰于商郊不禦克奔以役西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曷作勉躬作身皆故訓字也史記又曰誓已諸侯兵會者四千乘陳師牧野桓譚新論曰甲子日月若合璧五星若連珠昧爽武王朝至于南郊牧野從天以討紂故兵不血刃而定天下大傳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

受業
雷恒
文永
譽校

今文尚書攷證卷十一

善化皮錫瑞

鴻範第十一 周書二

洪範。今文洪作鴻。大傳曰鴻範可以觀度漢書梅福傳曰箕子佯狂于殷而爲周陳洪範箕子非疏其家而畔親也不可爲言也

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今文惟作維。大傳曰武王勝殷繼

走之朝鮮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無臣禮故于十三祀來朝武王因其朝而問鴻範孫星衍說此今文說也書序亦云武王勝殷殺受立武庚以箕子歸作鴻範書疏云朝鮮去周路將萬里聞其所在然後封之受封乃朝必歷年矣不得仍在十三祀也宋世家得其實也按周本紀云武王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亦醢故問以天道又考周本紀武王十一年十二月師渡孟津二月朝至於商郊牧野是十二年也已而命召公釋箕子之囚乃罷兵西

歸封諸侯箕子之去朝鮮因而封之疑在此時又云武王徵九牧之君箕子宜以此時來朝故在武王已克殷後二年是十三年也
大傳所說較之周本紀未可非故今文與古文並存可也錫瑞謹案史記宋世家云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不言其何年周本紀以爲克殷後二年史公說爲文王受命七年而崩武王蒙文王受命之年再期觀兵爲九年又二年伐紂爲十一年而克殷後二年爲十三年與大傳無不合其不合者宋世述鴻範畢云於是武王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臣也則史公以爲陳鴻範後乃封朝鮮與伏生以爲封朝鮮來朝乃陳鴻範說異漢書儒林傳云遷書載鴻範多古文說此當爲古文說之一漢書五行志曰劉歆曰禹治洪水賜雒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而實其眞降及於殷箕子在父師位而典之周既克殷呂箕子歸武王親虛已而問焉故經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劉歆說與書序相近然書序不明言作洪範之年歆則以爲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再期在大祥而伐紂故書序曰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紂大誓八百諸侯會還歸二年乃遂伐紂克殷呂箕子歸十三年也故書序曰武王克殷呂箕子歸作洪範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自文王受命而至此十三年歆說見漢志僞孔傳用其說故孔疏有受封乃朝不得仍在十三祀之疑不知歆說較之大傳史記書序先後皆差二年本不足據大傳與史記言陳鴻範封朝鮮先後雖異而言文王

崩年相合則武王克殷之年亦必相合維十有三祀自必皆在克殷之後二年不在釋箕子囚之時遷書所載孔安國古文說與劉歆古文說異則歆說不可信不得據劉歆僞孔以駁伏生史公也書序所云以箕子歸或與劉歆說同或如江聲說爲已而箕子來歸則與今文箕子受封來朝亦無不合爾雅釋天云商曰祀孫炎注云祀取四時祭祀一訖也獨斷云商曰祀釋名云殷曰祀祀已也新氣升故氣已也此周書而稱祀者左氏傳許氏說文皆引此經爲商書儒林傳云遷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縢諸篇多古文說班氏以洪範列微子上則今文尚書次序或以此篇列微子之前則此爲商書故稱祀也惟十有三祀今文當作維匡謬正俗云惟辭也蓋語之發端書云惟三月哉生魄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之類是也古文皆爲惟字而今文尚書變爲維者同音通用厥義無別師古及見石經搨本是今文尚書本作維也史記述此篇皆作維

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攸

敘。今文嗚呼作於乎惟作維敘作序。史記宋世家曰武王曰敘於乎維天陰定下民相和其居我不知其常倫所序錫瑞謹案周本紀曰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亡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是武王與箕子於陳鴻範之前嘗有問答之辭惜不傳耳說

文云乃難詞也據史公說武王與箕子皆有難言之意故皆曰乃言史記於此文及下箕子對曰皆不作乃言者以意改之耳於乎下無箕子省文騰作定協作和彝作常攸作所皆故訓字膠東令王君碑引經作攸蔡邕司空文烈侯楊公碑曰惟天陰騰下民彝倫所由順序段玉裁云騰不訓定疑今文尚書本作質非也。乃一作迺鳴呼一作烏噤攸敘一作迺敘。漢書五行志曰王迺言曰烏噤箕子惟天陰騰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迺敘服虔曰騰音陟也應劭曰陰騰下民相協厥居我不知其彝倫也攸所也言天覆下民王者當助天居我不知其彝倫也攸所也攸所曰騰音質騰定也協和也天不言而默定下人助合其居呂氏春秋君守篇云鴻範曰惟天陰騰下民陰之者所以發之也高誘注曰陰陽升陟也言天覆生下民王者助天舉發明之以仁義也案師古注與服虔應劭諸家說異而與史記相合蓋本漢儒今文舊說王肅注亦云陰深也言天陰定下民與之五常之性亦與史公義合或史公用歐陽說服虔應劭高誘皆用夏侯說歟

箕子乃言曰我聞在昔絲陘洪水汨陳其五行。今文乃一作迺。史記曰箕子對曰在昔絲陘洪水汨陳其五行無我聞二字省文漢志曰箕子迺言曰我聞在昔絲陘洪水汨陳其五行應劭曰陘塞也

汨亂也水性流行而絲障塞之失其本性其餘所陳列皆亂故曰亂陳五行也華嚴音義引大傳曰汨亂也。一作絲伊鴻水曰陳其五行。石經口伊鴻水曰陳其五行。帝下闕焉登府說案陘伊一音之轉中庸一戎衣注衣為殷齊人讀殷如衣是古音通也詩溱洧箋伊因也史記作禹抑鴻水孟

子同伊抑亦聲之轉曰即汨之省

帝乃震怒不界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今文洪一作鴻。○史記曰

倫所敷徐廣曰敷一作釋裴駰案鄭元曰帝天也天以絲如是乃震動其威怒不與天道大法九類言王所問所由敗也案界作從疇作等彝作常攸作所皆故訓字徐云一作釋當是釋之譌班固典引云彝倫燁燁而舊章缺與說文作彜合也孫星衍云界為從者今文尚書恐未可據。○乃一作迺迺不界作弗界攸作迺。○漢志曰帝迺震怒弗界洪範九疇彝倫迺敘師古曰帝謂上帝即天也震動也界與也疇類也九類即九章也敷敗也

絲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攸敘。○今文洪一作

序。○史記曰絲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鴻範九等常倫所序用故訓與前同趙岐注孟子云洪範曰彝倫攸序謂其常事有序

者也。○乃一作迺。攸一作道。○漢志曰：鯀死，禹迺興天，迺錫禹洪範九疇。倫道敘此武王問，迺書於箕子。箕子對禹得，錫書之意也。又於初一日五行至，畏用六極。云：凡此六十五字，皆錫書本文。所謂天迺錫禹八卦成列，九疇常事，所次是也。漢書敘傳曰：河圖命庖洛書，賜禹八卦成列，九疇常事。所次是也。漢書敘傳曰：河圖也。案以洪範，即洛書。兩漢今古文說，無異。尚書中候曰：堯率羣臣，東沈璧于洛，退侯至于下，稷赤光起。元龜負圖，出背甲，赤文成字。宋均曰：稷讀曰側，此即禹所受洛書也。云：堯率羣臣，禹時預焉。論衡正說篇曰：禹之時，得洛書，書從洛水，中出。洪範九章是也。禹案洪範以治水，洪馬注云：從五行以下，至六極。洛書文也。鄭注大傳云：初禹治水，得神龜負文於洛，於以盡得。天人陰陽之用，三國魏志：辛毗等奏曰：至於河洛之書，著於洪範，則殷周效而用之矣。皆以爲鴻範。即雜書。

初一日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 ○今文敬作羞。○漢書五行志曰：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行事。師

古曰：羞進也。藝文志曰：五行者，五常之形氣也。書云：初一日五行次二曰羞，用五行事。言進用五行事，目順五行也。貌言視聽思心失而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薦臻。六極屢降。

次三曰農用八政 漢志曰：次三曰農，用八政。張晏曰：農食之本，食爲八政之首，故以農爲名也。師古曰：此說非也。農厚也，羞用義例，皆同。非田農之義也。案鄭讀農爲醴，僞孔訓農爲厚，蓋用鄭義。師古又用孔義，張晏則從馬王之義，未知孰爲今。

文陳喬樞云：鄭從今文，家說然無據。漢官解詁曰：勉用八政，以勉代農，則今文說訓農爲勉，廣雅釋詁：農勉也。

次四曰協用五紀 ○今文協作叶。○漢志曰：次四曰叶，用五紀。應劭曰：叶，合也。合，成五行爲之條紀也。

次五曰建用皇極 漢志曰：次五曰建，用皇極。應劭曰：皇，大極中也。多作皇。蔡邕爲陳留縣上孝子狀，云：建用皇極，錫瑞。案漢人引此經，伊漢中葉，皇極，不建。韓勅碑云：皇極，建用皇極。錫瑞。案漢人引此經，降休，鄭注大傳云：王極，或皆爲皇極。是之曰開，母廟碑云：皇極，正而。

行志引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釋之曰：皇，君也。極，中。建立也。人君貌，言視聽思心五事皆失，不得其中，則不能立。萬事此用大傳：作皇之本訓。皇爲君者，也。孔光傳：光對曰：書曰：建用皇極，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則承天。

徵降而六極至。後漢書周舉傳：策問曰：思協大中，蔡邕答詔問：災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

異曰建大中之道胡公碑曰協大中于皇極宋均注考靈耀曰皇
大極中也與應劭漢志注同此皆訓皇為大者也案皇與王雖可
通用而義則當從五行志訓君蓋王之不極皇之不極必訓為君
而後可通若訓為大之不行則不辭甚矣○今文一作建用王極
○鴻範五行傳曰爰用五事建立王極又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
鄭注王君也不名體而言王者五事象五行則王極象天也人注
天元氣純則不可以一體而言之也天變化為陰為陽覆成五行
經曰厯象日月星辰敬授民時論語曰為政以德譬如北辰是則
天之通於人政也孔子說春秋曰政以不由王出不得為政則是
王之政也王政不中則不能建立也王象天以性情覆成五事為中
義甚精則大傳本當為王極漢志續漢志皆作皇劉昭注云尚書
大傳作王是也鄭君大傳敘曰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則作
王極者當是歐陽本班孟堅蔡伯喈皆習夏侯尚書故漢書與石
經同作皇極當是張生本史記用歐陽尚書而亦作皇極者案史
記於王極之傳言獨作王極疑此一篇當皆作王極字其作皇乃
後人改之而王極之傳言句
改之未盡故參差不一也

次六曰又用三德

○今文又作艾○漢志曰次六曰艾用三德應
劭曰艾治也治大中之道用三德也師古曰艾

謹曰又石經次六
曰艾用三德下闕

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徵

漢志曰次七曰明用稽疑次
八曰念用庶徵應劭曰疑事

明考之于著龜師古曰念思也庶眾也徵應也說苑反質篇曰凡
古之卜日者將以輔道稽疑論衡感類篇曰洪範稽疑則今文亦
作稽也王應麟引漢人異字作叶
蓋即說文引書云叶疑乃古文字

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今文嚮作饗威作畏○漢志曰次
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應劭曰天

所以嚮樂人用五福所以畏懼人用六極史記宋世家亦作嚮而
漢書谷永傳引經曰饗用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子雲用今
當於天心則降以五福若所為不善則以六極畏罰之子雲用今
文尚書作饗字應劭所據本亦當作饗故注云饗樂今史記漢志皆當本
饗字應劭所據本亦當作饗故注云饗樂今史記漢志皆當本
同出谷子雲引而與漢書不同此淺人據今本尚書妄改之明證
也漢志曰凡此六十五字皆雒書本文史記曰初一日五行二曰
五事三曰八政四曰五紀五曰皇極六曰三德七曰稽疑八曰庶
徵九曰嚮用五福畏用六極惟有四十三字蓋史公省文大

傳曰建立王極孔光引經曰差用五事建用皇極文與漢志相同則今文尚書作六十五字不作四十三字也釋文引馬云從五行已下至六極洛書文也則謂本文惟三十八字初一日等字皆禹所加蓋古文說異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今文五行上無

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漢志曰經曰初一日五行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史記全載此篇此五行及下五事八政五紀皇極三德稽疑庶徵五福等字上皆無一二至八九等字漢志載此篇五行上無一字五事上無二字食貨志載洪範文八政上無三字石經爲天下王三德無六字是今古字說文引書云卜疑無七字石經爲天下王三德無六字是今古文皆無一二等數目字也白虎通五行篇曰五行者何謂也謂金木水火土也言行者欲言爲天行氣之義也地之承天猶妻之事夫臣之事君也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下文引此經曰水在北其位卑卑者親視事故自同於一行尊於天也下之爲言准也養物平均有准則也木在東方東方者陽氣始動萬物始生木之爲言觸也陽氣動躍觸地而出也火在南方南方者陽氣用上萬物垂枝火之爲言委隨也言萬物布施火之爲言化也陽氣用事萬物變化也金在西方西方者陰始起萬物禁止金之

爲言禁也土在中央中央者土土主吐含萬物土之爲言吐也何以知東方生樂記曰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土所以不名時者地土之別名也比於五行最尊故不自居部職也又曰五行所以更王何以其轉相生故有終始也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又曰五行所以相害者天地之性衆勝寡故水勝火也精勝堅故火勝金剛勝柔故金勝木專勝散故木勝土實勝虛故土勝水也釋名曰五行者五氣也於其方各施行也金禁也其氣剛嚴能禁制也木冒也華葉自覆冒也水準也準平物也火化也消化物也亦言毀也物入中皆毀壞也土吐也能吐生萬物也元命苞曰木之爲言觸也言觸地氣動躍也火之爲言委隨也土之爲言吐言子成父道吐也

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

師古曰爰亦曰也一說爰於也可於其上稼穡也種之曰稼收聚曰穡李尋傳白虎通漢紀引皆作爰蓋皆夏侯尚書五行志引傳曰田獵不宿飲食不享出入不節奪民農時及有姦謀則木不曲直說曰木東方也於易地上之木爲觀其於王事威儀容貌亦可觀者也故行步有佩玉之度登車有和鸞之節田狩有三驅之制飲食有享獻之禮出入有名使民呂時務在勸農桑謀在安百姓

如此則木得其性矣若遇田獵馳騁不反宮室飲食沈湎不顧法
度妄興繇役日奪民時作為姦詐呂傷民財則木不曲直又曰棄法
逐功臣殺太子呂妾為妻則火不炎上說曰火南方揚光輝為明
者也其於王者南面鄉明而治書曰知人則哲能官人故堯舜舉
羣賢而命之朝遠四佞而放諸壑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訴不
行焉可謂明矣賢佞分別官人有序帥由舊章敬重功勳殊別適
庶如此則火得其性矣自上而降及濫炎妄起災宗廟燒宮館雖興
弗能救也是為火不炎上又曰治宮室飾臺榭內淫亂犯親戚侮
父兄則稼穡不成說曰土中央生萬物者也其於王者為內事宮
室夫婦親屬亦相生者也古者天子諸侯宮廟大小高卑有制后
夫人媵妾多少進退有度九族親疏長幼有序孔子曰禮與其奢
也寧儉故禹卑宮室文王刑于寡妻此聖人之所以昭教化也如
此則土得其性矣若遇奢淫驕慢則土失其性有水旱之災而艸
木百穀不孰是為稼穡不成又曰好戰攻輕百姓飾城郭侵邊竟
擊秋分而微霜降其於西方萬物既成殺氣之始也故立秋而鷹
擊所征畔逆止暴亂也詩云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又曰載戢干戈
載櫜弓矢動靜應誼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如此則金得其性矣若

遇貪欲恣睢務立威勝不重民命則金失其性蓋工冶鑄金鐵金
鐵冰滯澗堅不成者眾及為變怪是為金不從革又曰簡宗廟不
禱祠廢祭祀逆天時則水不潤下說曰水北方終藏萬物者也其
於人道命終而形骸精神放越聖人為之宗廟祇望秩山川懷柔百
神以順事陰氣和神人也至發號施令亦奉天時十二月咸得其氣
以陰陽調而終始成如此則水得其性矣若遇不敬鬼神政令逆
時則陰陽失其性霧水暴出百川逆溢壤鄉邑溺人民及淫雨傷稼
穡是為水不潤下志所引傳曰伏生大傳鴻範五行傳也說曰即
歐陽夏侯三家說也藝文志有歐陽說義二篇或即二篇之說續
漢志南齊志隋志皆引五行傳大義略同茲不復載白虎通五行
篇曰五行之性或上或下何火者陽也尊故上水者陰也卑故下
木者少陽金者少陰有中和之性故可曲直從革土者陰也最大苞
含物將生者出將歸者入不嫌清濁為萬物母下引此經風俗通引
書大傳曰火者太陽也與白虎通文意正合則白虎通之說亦本
大傳漢書律曆志曰太陽與白虎通文意正合則白虎通之說亦本
冬終也物終藏乃可稱水潤下知者謀謀者重故為權也太陽者
南方南任也陽氣任養物於時為夏夏假也物假大乃宣平火炎
上禮者齊齊者平故為衡也少陰者西方西遷也陰氣遷落物於

時為秋秋斲也物斲斲乃成孰金從革改更也義者成成者方故為矩也少陽者東方東動也陽氣動物於時為春春蠢也物蠢生乃動運木曲直仁者生者圍故為規也中央者陰陽之內四方之中經緯通達迺能端直於時為四季土稼蕃息信者誠誠者直故為繩也此以五行配五常也。今文一作土曰稼穡。史記曰水曰潤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從革土曰稼穡集解馬融曰金之性從火而更可銷鑠論衡引此經作土曰稼穡與史記同蓋皆歐陽尚書漢書李尋傳尋對曰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

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史記曰潤下作鹹炎上作

苦曲直作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白虎通五行篇曰水味所以鹹何是其性也所以北方鹹者萬物鹹與所以堅之也猶五味得鹹乃堅也木味所以酸何東方萬物之生也酸者所以達生也猶五味得酸乃達也火味所以苦何南方主長養苦者所以長養也猶五味須苦可以養也金味所以辛何西方主傷成物辛所以傷之也猶五味得辛乃委煞也土味所以甘何中央者中和也故甘猶五味以甘為主也下引此經高誘注呂覽云木味酸酸者鑽也物應陽鑽地而出與白虎通解同大傳曰水火者百姓之所飲也

食也金木者百姓之所興作也土者萬物之所資生也是為人用書正義云此章所演凡三重第一言其名次第二言其體性第三言其氣味言五者各為人用引此書傳為證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今文五事上無二字。史記曰五事一

一曰貌二曰言說苑修文篇云書曰五事一曰貌貌者男子之所以恭敬婦人之所以姣好也五事上皆無二字風俗通過譽篇曰鴻範陳五事以貌為首論衡言毒篇曰諺曰眾口鑠金口者火也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與火直故云燠金金制于火火口同類也又訂鬼篇曰鴻範五行二曰火五事二曰言言火同氣故童謠詩歌為妖言王鳴盛云王充誤以五事之次即五行之次錫瑞案古尚書說云肺火也肺主音聲語言與火同氣故肺屬火則仲任謂言與火直其說有本且仲任專主妖言言之五行傳亦云言之不從時有詩妖仲任說與五行傳合非誤也

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今文五曰思下多心字。史記漢志皆

思當作五曰思心說見後五經異義今文尚書歐陽說肝木也心火也脾土也肺金也腎水也古尚書說脾木也肺火也心土也肝

金也腎水也許從古文尙書說鄭駁之而說文心部云人心土
藏也腎水藏也則許又以爲火藏肉部又云肝木藏肺金藏也脾土
仁故目視肺義故鼻候心禮故耳司腎智故竅寫脾信故口誨是
以肝爲木肺爲金心爲火腎爲水脾爲土也白虎通情性篇曰肝
木之精也目爲之候肺者金之精鼻爲之候心火之精也耳爲之
候腎者水之精雙竅爲之候脾者土之精也口爲之候皆同歐陽
今文之說然據此說以五行配五事惟目司視耳司聽口誨爲言
乃瑀而可指者若貌與思則無以瑀指之攷鴻範五行傳則伏生
之說異於是五行傳曰貌屬木言屬金視屬火聽屬水思屬土
此伏生以五事配五行之義與古尙書說脾木肺火心土肝金腎
水正合而與歐陽說肝木心火脾土肺金腎水不同漢儒若董仲
舒賈孟劉向劉歆言災異班固志五行鄭君注大傳皆同伏生之
義揚子玄數云三八爲木事貌爲二七爲火事視爲五五爲土事
事言用從焉父徵雨類爲二七爲火事視爲五五爲土事思爲
舒一六爲水事聽用聰爲徵徵寒類爲急五五爲土事思爲
聖徵風類爲牟牟蓋段借爲奢奢字子雲用今文當作容後人改
之也漢書天文志曰木於人五常仁也五事貌也火禮也視也金
義也言也水知也聽也土信也思也仁義禮知曰信爲主貌言
視聽目心爲正律麻志曰協之五行則角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

貌商爲金爲義爲言徵爲火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
爲信爲思風俗通聲音篇曰商五行爲金五常爲義五事爲言角
五行爲木五常爲仁五事爲貌宮五行爲土五常爲信五事爲思
徵五行爲火五常爲禮五事爲視羽五行爲水五常爲智五事爲
聽漢紀曰木爲貌金爲言火爲視水爲聽土爲思金爲義又曰合之五
行則角爲木於五常爲仁於五事爲貌爲視水爲聽土爲思金爲義
爲禮爲視羽爲水爲智爲聽宮爲土爲信爲思金爲義又曰合之五
行傳合則伏生之說與古尙書說不異歐陽說背其師傳也

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曰睿
記曰貌曰恭言曰從視曰

明聽曰聰思曰睿漢書五行志引經曰思曰睿又引傳曰思心之
不容矜容是謂不聖思心者心思慮也容矜矜寬也孔子曰居上
不寬吾何曰觀之哉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以寬
訓容明是容字今本作容誤據志文引傳作容誤知前引經作思
日容亦誤應劭注曰容通也古文作睿正言古文作睿與今文作
容異今本漢書與注皆誤作容非容非睿義不可通據漢志作容
誤知史記作睿亦誤史公雖於洪範多古文說其字不當作睿也
今文尙書當作思心曰容鴻範五行傳曰次五事曰思心思心之
不容是謂不聖鄭注曰容當爲睿睿通也聖者包貌言視聽而載
之以思心者通以待之君思心不通則是非不能心明其事也思

心曰土志論皆言君不寬容則地動元或疑焉今四行來沴土地
 乃動臣下之相帥為畔逆之象君不通於事所致也以為不寬容
 亦皆為陰勝陽臣強君之異據鄭注則大傳作容鄭以為當作容
 志論從今文作容不寬容則地動鄭從古文作容不寬容則地動
 其義甚明洪範月令疏引大傳皆改為容則鄭注豈可通乎司馬
 彪續漢志及晉隋書五行志皆引五行傳曰思心不容是謂不聖
 續漢志又云會秋明帝崩是思心不容也荀悅漢紀云土為思心
 思心曰容容作聖高誘春秋策注引五行傳亦曰思心之不容是
 謂不聖所引傳皆不誤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云五日思思曰容
 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說苑君道篇云齊宣王謂尹文曰人
 君之事何如尹文對曰人君之事無為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
 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眾大德容下聖人寡為而天
 下理矣書曰容穀讎作聖皆與伏生義同錢大昕說容與恭從聰
 為韻康成以為字之譌破容為睿晚出古文因之未必鄭是而伏
 非說文云思容也亦用伏生義也古之言心者貴其能容不貴其
 能察秦誓云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論語云君子尊賢而容眾我
 之大賢與於人何所不容老子曰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乃道
 道乃久荀子曰君子賢而能容眾知而能容愚博而能容淺粹而
 能容雜孟子以仁為人心仁者必能容物故視主明聰主聰而思

獨主容若睿哲之義
 已於明聰中該之矣

恭作肅從作父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今文父作艾哲作哲睿
 作容○史記曰恭作肅從

作治明作智聰作謀睿作聖史公艾為治哲為智以故訓代之漢
 志曰恭作肅從作艾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案今文尚書當為容
 作聖說見前鴻範五行傳曰一曰貌貌之不恭是謂不肅厥咎狂
 厥罰常雨厥極惡時則有服妖時則有龜孽時則有雞醜時則有
 下體生於上之病時則有青眚青祥維金沴水次二事曰言言之
 不從是謂不艾厥咎僭厥罰常陽厥極憂時則有詩妖時則有介
 蟲之孽時則有大猷時則有口舌之病時則有白眚白祥維木沴
 金次三事曰視視之不明是謂不聰厥咎誅厥罰常與厥極疾時
 則有草妖時則有視火次四事曰聽聽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
 眚赤祥維水沴火次五事曰思思之不聰是謂不謀厥咎急厥罰
 常寒厥極貧時則有鼓妖時則有魚孽時則有豕暋時則有耳病
 時則有黑眚黑祥維火沴水次五事曰思思之不聰是謂不謀
 聖厥咎謫厥罰常風厥極凶短折時則有黃眚黃祥維木金水火
 土春秋繁露五行五事篇曰恭作肅言王誠能內有恭敬之姿而
 天下莫不肅矣從作父言王者言可從明正從行而天下治矣明

作哲哲者知也王者明則賢者進不肖者退天下知善而勸之知惡而恥之矣聰作謀謀者謀事也王者聰則聞事與臣下謀之故事無失矣容作聖聖者設也王者心寬大無不容則聖能施設事各得其宜也據董子說則此經古義兼上下言之或謂肅艾哲謀聖專屬君身言之或謂恭從明聰容屬君肅艾哲謀聖屬臣說殊泥王引之說恭與肅從與明與聰容屬君肅艾哲謀聖屬臣說殊謀事則與聰字義不相近斯為不類矣今案謀與敏相通中庸人道敏每謀古讀若媒竝見唐韻正謀敏聲相近故字相通中庸人道敏政地道敏樹鄭注曰敏或為謀是其證也聰則敏不聰則不敏故五行傳曰聰之不聰是謂不謀不謀則不敏若以為不能謀事則謀上須加能字而其義始明伏生解聰以謀為敏正與經旨相合而董劉馬鄭諸儒以謀為謀事胥失之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今文八政上無三字○史記曰八政一食二曰貨三曰食四曰貨五曰食六曰貨七曰食八曰貨九曰食十曰貨十一曰食十二曰貨十三曰食十四曰貨十五曰食十六曰貨十七曰食十八曰貨十九曰食二十曰貨二十一曰食二十二曰貨二十三曰食二十四曰貨二十五曰食二十六曰貨二十七曰食二十八曰貨二十九曰食三十曰貨三十一曰食三十二曰貨三十三曰食三十四曰貨三十五曰食三十六曰貨三十七曰食三十八曰貨三十九曰食四十曰貨四十一曰食四十二曰貨四十三曰食四十四曰貨四十五曰食四十六曰貨四十七曰食四十八曰貨四十九曰食五十曰貨五十一曰食五十二曰貨五十三曰食五十四曰貨五十五曰食五十六曰貨五十七曰食五十八曰貨五十九曰食六十曰貨六十一曰食六十二曰貨六十三曰食六十四曰貨六十五曰食六十六曰貨六十七曰食六十八曰貨六十九曰食七十曰貨七十一曰食七十二曰貨七十三曰食七十四曰貨七十五曰食七十六曰貨七十七曰食七十八曰貨七十九曰食八十曰貨八十一曰食八十二曰貨八十三曰食八十四曰貨八十五曰食八十六曰貨八十七曰食八十八曰貨八十九曰食九十曰貨九十一曰食九十二曰貨九十三曰食九十四曰貨九十五曰食九十六曰貨九十七曰食九十八曰貨九十九曰食一百曰貨一百一曰食一百二曰貨一百三曰食一百四曰貨一百五曰食一百六曰貨一百七曰食一百八曰貨一百九曰食一百十曰貨一百一十曰食一百一十一曰食一百一十二曰貨一百一十三曰食一百一十四曰貨一百一十五曰食一百一十六曰貨一百一十七曰食一百一十八曰貨一百一十九曰食一百二十曰貨一百一十一曰食一百一十二曰貨一百一十三曰食一百一十四曰貨一百一十五曰食一百一十六曰貨一百一十七曰食一百一十八曰貨一百一十九曰食一百二十

食者萬物之始人事之本也故八政先食漢書食貨志曰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食四曰貨五曰食六曰貨七曰食八曰貨九曰食十曰貨十一曰食十二曰貨十三曰食十四曰貨十五曰食十六曰貨十七曰食十八曰貨十九曰食二十曰貨二十一曰食二十二曰貨二十三曰食二十四曰貨二十五曰食二十六曰貨二十七曰食二十八曰貨二十九曰食三十曰貨三十一曰食三十二曰貨三十三曰食三十四曰貨三十五曰食三十六曰貨三十七曰食三十八曰貨三十九曰食四十曰貨四十一曰食四十二曰貨四十三曰食四十四曰貨四十五曰食四十六曰貨四十七曰食四十八曰貨四十九曰食五十曰貨五十一曰食五十二曰貨五十三曰食五十四曰貨五十五曰食五十六曰貨五十七曰食五十八曰貨五十九曰食六十曰貨六十一曰食六十二曰貨六十三曰食六十四曰貨六十五曰食六十六曰貨六十七曰食六十八曰貨六十九曰食七十曰貨七十一曰食七十二曰貨七十三曰食七十四曰貨七十五曰食七十六曰貨七十七曰食七十八曰貨七十九曰食八十曰貨八十一曰食八十二曰貨八十三曰食八十四曰貨八十五曰食八十六曰貨八十七曰食八十八曰貨八十九曰食九十曰貨九十一曰食九十二曰貨九十三曰食九十四曰貨九十五曰食九十六曰貨九十七曰食九十八曰貨九十九曰食一百曰貨一百一曰食一百二曰貨一百三曰食一百四曰貨一百五曰食一百六曰貨一百七曰食一百八曰貨一百九曰食一百十曰貨一百一十曰食一百一十一曰食一百一十二曰貨一百一十三曰食一百一十四曰貨一百一十五曰食一百一十六曰貨一百一十七曰食一百一十八曰貨一百一十九曰食一百二十曰貨一百一十一曰食一百一十二曰貨一百一十三曰食一百一十四曰貨一百一十五曰食一百一十六曰貨一百一十七曰食一百一十八曰貨一百一十九曰食一百二十

莫如食急故八政一曰食二曰貨衣服貨也後漢紀馬融對策曰臣聞洪範八政以食為首周禮九職以農為本

三曰祀史記曰三曰祀漢書郊祀志曰洪範八政三曰祀祀者所長久之辭說文祀祭無已也

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史記曰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寇七曰賓八曰師集解馬融曰司空掌營城郭主空士以居民司寇主誅寇害鄭元曰賓掌諸侯朝覲之官師掌軍旅之官漢書藝文志曰儒家者流蓋出於司徒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又曰兵家者蓋出於古司馬之職王官之武備也洪範八政八曰師

四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今文五紀上無四字○

史記曰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集解馬融曰星二十八宿辰日月之所會也鄭元曰星五星也白虎通四時篇曰所以名為歲何歲者遂也三百六十六日一周天萬物畢成故為一歲也又日月篇曰天左旋日月五星右行何日月五星比天為陰故右行者猶臣對君也引含文嘉曰計日月五星也刑德放曰日月東行又曰日行遲月行疾何君舒臣勞也日日

行一度月日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引感精符曰三綱之義日
爲君月爲臣也又曰日之爲言實也常滿有節魄八日成光二八
滿有闕也所以有闕何歸功於日也三日成魄八日成光二八
六日轉而歸功晦至朔旦受符復行故援精神契日月三日而成魄
三月而成時又曰所以名之爲星何星者精也據日月言也一日
一夜適行一度一日一夜爲一星何星者精也據日月言也一日
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日夜爲一星何星者精也據日月言也一日
見西方謂之朏朏則侯王其茶朔而月見東方謂之望侯王諸侯之象也
侯王其肅漢書李尋傳曰月者衆陰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也
劉向洪範傳曰日者羣陽之宗也又曰日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也
中國之應也明王之踐位羣賢履職又曰日之長后妃大臣諸侯之象也
其精月揚其景耀又曰日之爲象也異莫重於蝕蝕者其亂秋民食則書之
也日食者下陵上臣侵君之象也日蝕者其亂秋民食則書之
尚書考靈耀曰日合天統月合地統又曰歲星得度五穀熟人民昌史記
順行甘雨時鎮星得度地無災太白金星出當歲星得度五穀熟人民昌史記
天官書曰五星者天之五佐爲經緯見伏有時所過贏縮有度經引
苑日懸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察變之動莫著乎五星開元占經引
洪範五行傳曰歲星者於五常爲仁恩德孝慈於五星開元占經引
舉動仁虧貌失逆春令則歲星爲災雖主福德見惡逆則歲星逆行
更重又曰田獵不當飲食不享出入不時及有奸謀則歲星逆行

變色熒惑於五常爲禮辨上下之節於五事爲視明察善惡之事
也禮虧視失逆夏令則熒惑爲旱災爲饑爲疾爲亂爲死喪爲賊
爲妖言火怪也填星者於五常爲信言行不二於五事爲思心寬
容受諫若五常五事皆失填星爲變動爲土功爲宜於五事爲言號
地動太白者西方金精也於五常爲義舉動爲兵爲殺辰星北方水
令民從義虧言失逆秋令則太白爲變動爲兵爲殺辰星北方水
精也於五常爲智亂權貪道於五事爲聽不惑是非智虧聽失逆
冬令則辰星爲變怪爲水災爲四時不和案漢人言星多主五星
史記集解引鄭元曰星五星也當與今文義合又引馬融曰星二
十八宿疑非也漢書律曆志曰辰者日月之會而建所指也星紀
初斗十二度大寒中牽牛初冬至終於婺女七度元楊初婺女八
度小寒中危初大寒中牽牛初冬至終於婺女七度元楊初婺女八
室十四度驚蟄初大寒中牽牛初冬至終於婺女七度元楊初婺女八
終於胃六度大梁初夏至終於井八度清暑初大寒中牽牛初冬至
實沈初畢十二度大梁初夏至終於井八度清暑初大寒中牽牛初冬至
六度芒種中井三十一度夏至終於柳八度鶉火初柳九度小暑
中張三度大暑終於張十七度夏至終於柳八度鶉火初柳九度小暑
度處暑終於軫十一度壽星初軫十二度白露終於角十度秋分
於氏四度大火初氏五度寒露終於房五度霜降終於尾九度析木
初尾十度立冬中箕七度小雪終於斗十一度霜降終於尾九度析木

王房五心五尾十八箕十一東七十五度斗二十六牛八女十二
虛十危十七營室十六壁九北九十八度奎十六婁十二胃十四
昂十一畢十六觜二參九西八十度井三十三鬼四柳十五星七
張十八翼十八軫十七南百一十二度又曰周武王訪箕子箕子
言大法九章而五紀明麻法孟康曰歲月日星辰是為五紀也
文志曰天文者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紀吉凶之象聖王所
以參政也易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麻譜者序四時之位正分至
之節會日月五星之辰以探知五星日月之會凶阨之患吉隆之喜
定三統服色之制又以歲越也越故限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
其術皆出焉釋名曰歲越也越故限也日實也光明盛實也月缺
也滿則缺也星散也列位布散也

五皇極皇建其有極

○今文皇極上無五字。○史記曰皇極皇建其有極無上五字漢書谷永傳引經同。○今

文一作王極王建其有極。○大傳曰王之不極是謂不建厥咎晉厥罰常陰厥極弱時則有射妖時則有龍蛇之孽時則有馬騶時則有下人伐上之病時則有日月亂行星辰逆行漢志引傳同惟王作皇極作眚為異又釋傳云皇君也極中建立也

敘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蔡邕答詔問災

異引經作敷蓋夏侯尚書與歐陽本異。○今文敷一作傳汝作女惟作維。○史記曰敘時五福用傳錫其庶民維時其庶民于女極錫女保極集解馬融曰當敘是五福之道用布與眾民以其能敘是五福故眾民於汝取中正以歸心也鄭元曰錫汝保極者又賜以守中之道蔡邕答詔問災異曰建大中之道舉賢良而寵祿之則其救也下引此經

凡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

○今文無作母惟作維。○史記曰凡厥庶

民母有淫朋人母有比德維皇作極。○今文一作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石經凡厥庶民無有淫口人無有下闕段玉裁說按本篇母偏母黨字作母如此兩無有字作無最

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

史記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集解馬融曰

凡其眾民有謀有為有所執守當思念其行有所趣舍也

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

福時人斯其惟皇之極無虐熒獨而畏高明

○今文罹作離汝作女惟作維無虐熒獨

作母侮鰥寡。○史記曰：不協于極，不離于咎。皇則受之，而安而色。曰：予所好德女，則錫之福。時人斯其維皇之極。母侮鰥寡，而畏高明。集解：馬融曰：高明，顯寵者。不枉法畏之。按史記：康作安，攸作所。皆訓故。字母侮，鰥寡。今文尚書也。列女傳：楚野辯女篇引周書曰：母侮鰥寡，而畏高明。○大傳：洪範曰：不叶于極，不麗于咎。又曰：母侮矜寡，而畏高明。叶古文協。今文中亦有古字麗，離同義。矜，鰥古通用。皆三家異文。○一作無侮鰥寡。○後漢書：肅宗紀：元和二年，詔賜高年鰥寡寡母，作無亦三家之文不同。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今文：邦，作國。○史記曰：人其昌。石經：口口口明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下闕許冲進說。文上書曰：殊莠異術，王教一。端苟有可以加於國者，靡不悉集。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國其昌。○一作使脩其行，國乃其昌。○潛夫論：思賢篇云：書曰：人之有能，有為使循其行，國乃其昌。是故先王為官擇人，必得其材，功加於人，德稱其位。段玉裁說：按循蓋脩之誤。字之誤也。脩蓋羞之誤。聲之誤也。錫瑞謹案：漢人隸字循脩祇爭一畫，故多互譌。段以循為脩字之誤，是也。以脩為羞之誤，則未必然。李尤靈臺銘云：人脩其行，而國其昌。正作脩字。若

譌必不皆譌。蓋三家異文，有作脩字者，王節信依用之。今作循，則後人傳寫之譌耳。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汝弗能使其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無

好德，汝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今文：汝，作女。弗，作不。無，作母。于，

正人既富，方穀女不能使，有好于而家。時人斯其幸于其母好女。雖錫之福，其作女用咎。集解：鄭元曰：無好于女家之人，雖賜之以爵祿，其動作為女用，惡謂為天子結怨于民。王念孫說：于其母好句，絕與下用咎為韻。案鄭君以于其無好女為句。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荀

修身篇引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勝私欲也。又天論篇引書亦作無。○今文：無一作惡。遵，○史記曰：母偏母頗，遵王之義。母有作好，遵王之道；母有作惡，遵王之路。集解：馬融曰：頗，遵王之義。母有作好，遵王之道；母有作惡，遵王之路。洪範曰：無偏無頗，遵王之誼。無或作好，遵王之道；無或作惡，遵王之路。高誘注曰：誼，法也。或有也。好，私好也。私好，鬻公不平于曲惠也。作惡，擅作威也。案高誘習今文，尚書注呂氏春秋，不言其與尚書同異，則今文尚書當有作無或之本也。潛夫論釋難篇曰：無偏

今文作書互訛卷十一

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

碑云無偏無黨石門頌云無偏蕩蕩是三家異文亦作無也漢書
王莽傳太后下詔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呂氏春秋曰昔先聖王
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嘗試觀於上志有天下者衆
矣其得之必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凡主之立也生於公故洪範曰
無偏無黨○今文無一作母○史記曰母偏母黨王道蕩蕩母黨
母偏王道平平母反母側王道正直集解鄭元曰黨朋黨馬融曰
反反道也側傾側也石經口口口路母偏母黨王道蕩蕩母黨下
闕漢書車千秋傳武帝詔引書曰母偏母黨王道蕩蕩亦作母○
無一作不平平作便便○史記張釋之馮唐傳贊云書曰不偏不
黨王道蕩蕩不黨不偏王道便便徐廣曰便一作辨錫瑞謹案堯
典平章史記作便章鄒誕生本作辨章平秩史記作便程大傳作
辨秩是古文作平今文作便一作辨也詩采芣平平左右釋文引
韓詩作便便韓詩今文毛詩古文亦今文作便便古文作平平之
一證史公用今文當作便便宋世家作平平豈亦洪範古文說之
一歟說苑至公篇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言至公也漢書東
方朔傳朔上壽云書曰不偏不黨王道蕩蕩是三家異文亦作不

與墨子兼愛引
周詩作不字合

會其有極歸其有極曰皇極之數言是彝是訓于帝其訓凡厥庶

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之光

有極歸其有極曰王極之傳言是夷是訓于帝其順凡厥庶民極之傳言是順是行以近天子之光集解鄭元曰會其有極謂君也當聚會有中的人以爲臣也歸其有極謂臣也當就有中之君而事之馬融曰王者當盡極行之使臣下布陳其言是大中而常行之用是教訓天下於天爲順也凡厥庶民亦盡極敷陳其言於上也王肅曰民納言於上而得中者則順而行之近猶益也順行民言所以益天子之光江聲王鳴盛說篇中皇極字大傳皆作王極史記皆作皇極而惟此一處獨作王極則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據馬注王不連極爲義自當從史記作王極錫瑞謹案史記作王極與大傳合他處皆作皇極疑後人改之此則改之不盡者非此王極與上皇極不同義也王極字三家異文或作皇而其義皆當訓君蓋必訓君而皇之不極乃可與貌之不恭言之不從視之不

文為義也史公於上文彝倫字皆以故訓改彝為常而此直作夷
疑今文尚書本作夷字于帝其順是順是行皆作順亦疑今文本
是順字馬王注皆解為順
是古文義與今文同也

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史記曰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

母能生之能食之父能教之能誨之聖王曲備之者能生之能
食之能教之能誨之也為之郭郭以居之為之宮室以處之為之
庠序學校以教誨之為之刑地制畝以居之為之飲食之故書曰作民父母
以為天下王此之謂也漢書刑法志曰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
之德者眾心說而從之從之成羣是為君矣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
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本為天下王聖人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
以稱天子何王者父天母地為天子爵稱也故援神契曰天覆地載
謂之天子上法斗極鉤命決曰天子爵稱也帝王之德有優劣所
以俱稱天子者何以其俱命于天而王治五千里內也下引此經
春秋文耀鉤曰王者往也神所嚮往人所樂歸也韓詩外傳曰王
者往也天下往之謂之王白虎通風俗通獨斷說略同春秋繁露
深察名號篇曰深察王號之大意其中五科皇科方科匡科黃
科往科合此五科以一言謂之王王者皇也王者方也王者匡也

王者黃也王者往也是故王意不普大而皇則道不能正直而方
道不能正直而方則德不能匡運周徧德不能匡運周徧則美不
能黃美不能黃則四方不能往四方不能往
則不全於王又滅國上篇云王者民之所往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史記曰三德一曰正直二

曰剛克三曰柔克石經口為天下王三德一
曰正直二下關三德上無六字與史記同

平康正直彊弗友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今文弗

內潛作彊○史記曰平康正直彊不友剛克內友柔克沈潛剛克
高明柔克段玉裁說古內入通用入變同部此今文尚書所以作
內也與瑞謹案漢書谷永傳永說王音曰意豈將軍忘湛漸之義
委曲從順所執不彊據子雲說則今文家以三德為德性克為自
治其性不為治人漢書敘傳曰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孟堅亦以柔
克為言考德後漢書梁統傳曰孝元翼翼高明柔克孟堅亦以柔
興上疏曰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
之法博采廣謀納羣下之策後漢紀引興疏云願陛下留神寬恕
以崇柔克之德以柔克屬君德克為自克之義與班氏合趙壹疾
邪賦曰佞諂曰柔克消亡慎令劉君碑云於惟君德忠孝正直

至行通海高皇帝亦以剛克柔克為德性皆今文義也應劭注
五行志文用三德云謂治大中之道用三德則三德自當屬君德
馬鄭乃以此專屬人臣又探下文作威作福之意
以沈潛為賦臣為明為君子古文異說殊乖經旨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之有作

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文惟今

母有作福作威王食臣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案漢書武帝封廣陵王策引書云臣不作福不作威
亦洪武書荀爽傳爽引洪範曰惟辟作福惟辟作威
作威作福
上珍
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曰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又蔡邕傳答詔問災異八事曰書曰惟

辟作威惟辟作福臣或為之謂之凶害高誘戰國策注引書曰无
有作威作福
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傳嘉奏封事曰臣聞箕子戒武王曰臣有作威作福
臣之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
愚言如此則逆尊卑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
人傾仄不正民用僭差之序亂陰陽之統而害及王者其國極危國
王躬履此道隆及成康又楚元王傳劉向上封事曰書曰臣之有
作威作福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民用僭忒
又襄楷傳楷上疏曰而臣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德不可共洪範曰臣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志蔣濟傳濟對曰夫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臣聞臣無有作威作福王食害于而家凶于而國人
所據之本猶有先威後福者漢書敘傳曰侯服王食敗俗傷化張
晏曰王食珍食也陳威傳曰奢倭王食師古曰王食美食如玉也
又注王嘉傳曰王食精好如玉也
口口家而凶于而國人用側頗僻下關王肅注云必滅家復害
其國是因家而連及
國肅亦用今文義也

七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

○今文稽疑上無七字。○史記曰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

筮無七字。白虎通著龜篇曰卜赴也。爆見兆也。筮也者信也見其卦也。

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今文作

曰雨曰濟曰涕曰霽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忒。○史記曰曰雨曰濟曰涕曰霽曰克曰貞曰悔凡七卜五占之用二衍忒。○衍忒集解曰涕尚書作團徐廣曰涕一曰洩霧一曰被鄭元曰二五占之用謂雨濟團霽克也二衍忒謂貞卦也。○命名兆卦而分別之兆卦之名凡七龜用五易用二審此道者乃立之也。○雨者兆之體氣如雨然也。○濟者如雨止之雲氣在上者也。○圍者色澤而光明也。○霧者色不釋鬱冥冥也。○克者如視氣之色相犯也。○內卦曰貞貞正也。○外卦曰悔悔也。○晦猶終也。○卦象多變故言衍忒也。○索隱曰涕音亦尚書作團孔安國曰氣駱驛連續今此文作涕是涕泣亦相連之狀。○霧音蒙霧與蒙亦通。○錫瑞謹案論衡辨崇篇曰故書列七卜則王仲任以七卜二字連讀當讀凡七卜句五占之用二衍忒句史公與王仲任皆用歐陽尚書其說多同則史記亦當以七卜連讀鄭云卜五占之用句讀稍異陳喬樞云鄭從今文家說故句讀與史記同非也。○今文一作曰圍

○案今文尚書亦作團詩齊風鄭箋云古文尚書以弟為團正義曰古文尚書即今鄭注尚書是也。○無以涕為團之字唯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圍注云圍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涕今文作團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團故鄭依賈氏所奏從定為團於古文則為弟故云古文尚書以弟為團今定本云涕古文尚書以為團更無弟字義得並通陳壽祺說賈定弟為團猶定雕為鳥皆從今尚書然於經不改為雕而改弟者弟則字奇而義迂不如今文作團為順賈逵奏定尚書必已改弟為團鄭君因之故詩齊風正義史記周本紀集解索隱引鄭本尚書周禮太卜注引洪範並同作團依賈所定從今尚書也。○說文弟六口部引尚書曰團句圍者升雲半有半無圍者以下釋書之詞當即本其師賈侍中說定從今尚書也。○段君若膺謂今文尚書作涕古文尚書作團詩箋涕為團之字其言無據以

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史記曰立時人為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集解

鄭元曰立是能分別兆卦之名者以為卜筮人從其多者著龜之道幽微難明慎之深案史記為字蓋用故訓漢書郊祀志匡衡奏云故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言言少從多之義也。○所引無之字蓋省文。○白虎通著龜篇曰或曰天子占卜九人諸侯七人大夫五

人士三人又尚書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蓋白虎通前一說以爲天子至士占卜者多少各有等差後引尚書又別一說以爲天子至士同用三人也。今文一作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公羊桓二年傳何休解詁引尚書曰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或即引解詁或文志攷引漢人文字異者三人議則從二人之言有作三人議者別有所據皆未可知劭公習今文說則三家異文有作三人議者

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史記曰女則有大疑

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白虎通著龜篇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亹亹者莫善乎著龜禮三正記曰天子龜長一尺二寸諸侯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奇也所以先謀及卿士何先盡人事念而不能得思而不能知然後問於著龜聖人獨見先睹必問著龜何示不自專也或曰清微無端緒非聖人所及聖人亦疑之尚書曰女則有大疑謂武王也乾草枯骨衆多非一獨以著龜何此天地之間壽考之物故問之也龜之爲言久也著之爲言耆也久長意也說苑權謀篇曰聖王之舉事必先諦之於謀慮而後考之于著龜白屋之士皆關其謀芻蕘之役咸盡其心漢書藝文志云著龜者聖人之所用

也書曰女則有大疑謀及卜筮論衡卜筮篇曰洪範稽疑卜筮之變必問天子卿士或時審是潛夫論潛歎篇曰書云謀及乃心謀及庶人故聖人之施舍也不必任衆亦不必專已後漢書胡廣傳廣上疏曰書載稽疑謀及卿士國有大政必諮之於故老又盧植傳植規實武曰書稱謀及庶人此皆兩漢今文說也王逸楚辭招魂注云尚書曰決之著龜段玉裁說按此今文尚書句也當在金賸洪範等篇今不可考矣又按此用大傳說大誥天下從然後加之著龜也古多以傳系諸經者謹案段氏後說是也經屢言卜筮不應此文獨異史記漢書白虎通論衡引經皆作卜筮則史公班孟堅王仲任所據今文無作決之著龜者未可據王叔師所引以爲謀及卜筮之異文也。今文一作謀及庶民。石經口口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民周禮鄉大夫注鄭司農云洪範所謂謀及庶民又小司寇注鄭司農云書謀及庶人段玉裁以下文四言庶民此作庶人爲誤案史記白虎通潛夫論皆作庶人或亦三家之文不同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同

史記曰女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

民從是之謂大同潛夫論卜列篇曰且聖王之立卜筮也不違民以爲吉不專任以斷事故洪範之占大同是尚

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

今文身上子並多而字。史記曰而身其康彊而子孫其逢吉蓋今文尙書多兩

而字也李愔說子孫其逢句絕與上文從同爲韻馬云逢大也是也錫瑞謹案漢書王莽傳曰所謂康彊之占逢吉之符也班固典引曰逢吉丁辰景命也潛夫論夢列篇曰乃其逢吉天祿永終金滕篇乃并是吉今文尙書作乃逢是吉論衡卜筮篇云公曰乃逢是吉善則逢吉惡則遇凶則今文尙書以逢吉連讀爲義不以逢字絕句也

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

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卿士逆吉汝則從龜從筮逆卿

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

史記曰女

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女則逆卿士逆吉女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龜筮共違于人用靜吉用作凶集解鄭元曰此三者皆從多故爲吉逆者多以故舉事於境內則吉境外則凶龜筮皆與人謀相違人雖三從猶不可以舉事洪範五行傳曰龜筮共違于人神靈不佑也

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

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今文無八字作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

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五者來備爲後人誤改當作五。是來備書正義引鄭云雨木氣也。春始施生故木氣爲雨。暘金氣也。秋物成而堅故金氣爲暘。火氣也。寒水氣。風土氣也。凡氣非風不行。猶金木水火非土不處。故土氣爲風。鄭此注皆本五行傳爲解。是用今文說也。一作五氏來備。後漢書李雲傳雲上書曰臣聞皇后天下母德配坤靈得其人則五氏來備不得其人則地動搖宮章懷太子注云史記曰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章懷注云是也。史記曰嘉瑞降天吉符出地五躔咸備各以其敘。章懷注云是也。史記曰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凡六字此古文尙書非用史記也。曰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荀爽皆用今文尙書。非用史記也。曰時五者來備六字一句時是也。曰是五者今文約之云五。是韋謏集解妄引孔傳云五者各以時注也。史記本無曰時二字而裴駰集解妄引孔傳云五者各以時

與正文不相應於是或增五是一字為曰時五者四字後漢書律
麻志尚書令忠上奏曰五是以備。草一作少。庶一作蕪。○隋書
志引尚書考靈耀曰璇璣中而星中為調調則風雨時庶草蕃蕪
而百穀登萬事康也漢書谷永傳曰五徵時序庶少蕃滋班固靈
臺詩曰庶卉蕃蕪蓋亦夏
侯尚書與歐陽本不同

曰休徵曰肅時雨若曰父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

時風若○今文又作艾暘作陽哲作慈燠作奧。史記曰曰休徵

時風若史公艾作治哲作知用故訓字暘字與上文作陽不畫一
疑後人改之漢志續漢志引大傳五行傳皆作陽今本大傳作暘
亦後人改之也漢書五行志云休徵曰肅時雨若艾時陽若哲時
奧若謀時寒若聖時風若孟康曰善行之驗也應劭曰居上而敬
則肅東嶽之君政治則陽順之慈明也又王莽傳莽策羣司曰歲星
艾西嶽國師典致時陽辰星司謀北嶽國將典致時寒應劭曰貌
之不恭是謂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也故申戒厥任欲使
雨澤以時也視之不肅肅敬也厥罰常雨常雨也故申戒厥任欲使
不恭是謂不艾艾安也厥罰常陽陽旱也聽之不聰是謂不謀謀

圖也厥
罰常寒

曰咎徵曰狂恒雨若史記曰曰咎徵曰狂常雨若漢人恒多作常

雨若大傳以為貌之不恭之咎漢志曰人君行已禮貌不恭怠慢
驕蹇則不能敬萬事失在狂易故其咎狂也上嫚下暴則陰氣勝
故其罰常雨也後漢書陳忠傳忠上疏曰貌傷則狂而致常雨春
秋大水皆為君上威儀不穆臨蒞不嚴臣下輕嫚貴倖擅權陰氣
盛彊陽不能禁故為淫雨王鳴盛說庶徵雨乃貌不恭而劉向以
為即大水既以恒雨為大水當貌不恭之罰則貌不改屬水矣錫瑞
謹案王說非也漢志曰凡貌傷者病木氣則改屬水矣錫瑞
相通也於易震在東方為春為木也兌在西方為秋為金也離在
南方為夏為火也坎在北方為冬為水也春與秋日夜分寒暑平
是呂金木之氣易曰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
常旱也至於冬夏日夜相變故貌傷則致秋陰常雨言傷則致春陽
傷常與聽傷常寒者其氣然也逆之其極曰惡順之其福曰攸好
德班氏引此在劉歆貌傳之前當是劉向之洪範五行傳班氏云
夏侯始昌夏侯勝許商其傳與劉向傳同則即非劉向之傳向傳
亦當與此不異據此傳則劉向
亦以貌屬木未嘗改屬水也

曰僭恒陽若

順民心虛譁憤亂則大傳以為言之不從之咎漢志曰僭恒陽若今文陽作陽。史記曰曰僭常陽若漢志曰僭恒陽若。順民心虛譁憤亂則大傳以為言之不從之咎漢志曰僭恒陽若。今文陽作陽。史記曰曰僭常陽若漢志曰僭恒陽若。順民心虛譁憤亂則大傳以為言之不從之咎漢志曰僭恒陽若。今文陽作陽。史記曰曰僭常陽若漢志曰僭恒陽若。

曰豫恒燠若

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今文豫作舒燠作與。史記曰曰舒常與若漢志曰舒常與若。今文豫作舒燠作與。史記曰曰舒常與若漢志曰舒常與若。行僭差則常陽順之也。今文豫作舒燠作與。史記曰曰舒常與若漢志曰舒常與若。

曰急恒寒若

書之異文。豫一作茶。大傳作茶茶與舒通攻工記弓人斲。目必茶鄭眾注茶讀為舒玉藻諸侯茶鄭注茶讀舒遲之舒。嚴急故其咎急也盛冬日短寒。以殺物政迫促故其罰常寒也。

曰蒙恒風若

志續漢志引大傳作霧文獻通考引大傳作霧宋書隋書作霧皆。三家異文實一字也大傳以為思心之不客之咎漢志曰言上不。寬大包容臣下則不能居聖位貌言視聽以心為主四者皆失則。區霧無識故其咎霧也雨旱寒與亦以風為本四氣皆亂故其罰。常風也後漢書蔡邕傳邕上封事曰風者天之號令。所以教人也洪範傳曰政恃德隱厥風發屋折木。

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惟日

士維月師尹維日上無曰字集解馬融曰言王者所省職如歲兼。四時也馬訓為省察之省是省與省通大傳曰二月三月維貌是。司四月五月維視是司六月七月維言是司八月九月維聽是司。十月十一月維思是司十二月與正月維王極是司案鄭注引。

子駿傳與伏傳義不合詳見所著尚書大傳疏證漢書外戚傳曰正月於尚書爲皇極皇極者王氣之極也用正月維王極是司之義五行志李尋引傳曰歲月日之中則正卿受之

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

艾俊作駿。○史記曰：歲月日時毋易百穀，用成治用明。駿民用章，家用平康。艾作治，故訓字樊毅修華嶽廟碑。艾用昭明段玉裁說文選李善注云：尚書駿民用康。樊毅修華嶽廟碑云：稽民用章。崔駰記作駿，疑與俊字之義不同。樊毅修華嶽廟碑云：稽民用章。崔駰司徒箴云：嗇人用章。蔡邕陳留太守行考城縣頌曰：勸茲稽民疑三家尚書異文有作稽民用章者。周禮籥章以樂田駿，鄭司農注田駿司嗇，今之嗇夫也。是駿與嗇義近。或今文尚書本作駿而訓爲稽民，漢人以故訓字代經，亦未可知。駿民用章，蓋卽烝我髦士之義。

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寧。

文父作艾俊作駿。史記曰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治用昏不明駿民用微家用不寔書正義引鄭云所以承休徵咎徵之從

言之者休咎五事得失之應其所致尙微故大陳君臣之象成王極之事其道得則其美應如此其道失則敗德如彼非徒風雨寒燠而已

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記曰庶民維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有冬有夏集解馬融曰箕星好風畢星好雨漢書天文志曰箕星爲風東北之星也東北地事天位也故易曰東北喪朋及巽在東南爲風風陽中之陰大臣之象也其星軫也月去中道移而東北入箕若東南入軫則多風西方爲雨雨少陰之位也月失中道移而西入畢則多雨故詩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言多雨也星傳曰月入畢則將相有呂家犯罪者言陰盛也書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月之從星則呂風雨言失中道而東西也故星傳曰月南入牽牛南戒民間疾疫月北入太微出坐北若犯坐則下人謀上一日月爲風雨日爲寒溫冬至日南極晷長南不極則溫爲害夏至日北極晷短北不極則寒爲害故書曰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也政治變於下日月運於上矣谷永傳曰星辰附離于天猶庶民附離王者也鹽鐵論論蓄篇曰常星猶公卿也衆星猶萬民也列星正則衆星齊常星亂則衆星墜矣荀悅漢紀曰若月失道而妄行出陽道則旱風出陰

矣郊特牲云富也者福也故今文以爲五福之始案獻王與史公同時其時尙書惟有歐陽史記所載之文與獻王說異豈後人改之歟釋名云福富也其中多品如富者也

六極一曰凶短折史記曰六極一曰凶短折大傳以爲思心之不

人曰凶禽獸曰短折木曰折一曰凶天也兄喪弟曰短折父喪子曰

折孫星衍說此今文說也今文以爲君行失中則有人物夭折之

咎故以禽獸艸木及兄喪弟父喪子爲說言其咎延於民物也

二曰疾史記曰二曰疾大傳以爲視之不明之應漢志

曰疾則冬溫春夏不和傷病民人故其極疾也

三曰憂史記曰三曰憂大傳以爲言之不從之應漢志

曰旱傷百穀則有寇難上下俱憂故其極憂也

四曰貧史記曰四曰貧大傳以爲聽之不聰之應漢志曰寒則不

極故所謂不憂貧也豈好貧而弗

之憂耶蓋志有所專昭其重也

五曰惡史記曰五曰惡大傳以爲貌之不恭之應漢志曰水傷百

穀衣食不足則姦軌竝作故其極惡也一曰民多被刑或

形貌醜惡亦是也錫瑞謹案班志兩說竝列當以前說爲正文

說以惡爲攸好德之反前說謂姦軌竝作故其極惡正與民皆好

醜惡相反後說拘於以惡爲醜貌不恭之應謂人君貌不恭則民形貌

醜惡恐無是理且形貌醜惡亦不宜列於六極鄭君注與僞孔傳

皆從其後一說似不若從班志

之前說以惡爲善惡之惡也

六曰弱史記曰六曰弱大傳以爲王之不極之應漢志曰易曰亢

君有南面之尊而無一人之助故其極弱也鄭崇傳崇諫曰臣聞

師曰逆陽者厥極弱逆陰者厥極凶短折犯人者有亂亡之患犯

神者有疾夭之禍潛夫論德化篇曰德政加於民則多滌暢姦好

堅彊考壽惡政加於民則多罷癯疴病天昏札瘥故尙書美考終

命而惡凶短折國有傷明之政則民多病以此觀之氣運感動亦

誠大矣漢人說此經以五福六極爲政化美惡之應書正義引鄭

云書傳凶短折思不恭之罰弱王不極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

不聰之罰惡貌不恭之罰弱王不極之罰憂言不從之罰貧聽

依陳喬樞云鄭此注皆依伏生書傳爲解全不辨其異
同失之甚矣孫星衍以爲鄭說俱遜於今文說是也

受業

桂
夏承慶 校

